

**【编者的话】**

奥运会也有“敌人”？

最近美国某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中讲述了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从 1928 年到 1968 的四十年间，印度几乎包揽了奥运会曲棍球项目的所有金牌，仅有两枚金牌失手，而这两枚金牌也落在了巴基斯坦运动员手中。到了 1976 年，奥运会规则改了，曲棍球不再在天然草皮

上打了，而是改用昂贵的合成草皮。印度人没钱搞合成草皮，选手对新的比赛环境不能适应。于是，1976 年后的 40 年间，印度只拿过一枚曲棍球金牌。

如果对奥运会百年发展历史做稍微深入的考察，就会明白，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偶然。规则的变迁，含义深远。一百多年前法国人顾拜旦希望藉由恢复古希腊的奥运会传统，来启发人类精神和心智发展，以弥合国家、民族间由于战争和纷争引起的创伤。经过他的一番不懈努力，沉寂千年的奥运圣火终于重燃，代表世界各国和不同民族的运动员第一次实现了同场竞技，而顾拜旦本人也被尊称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之父。然而与古希腊奥运会不同的是，现代奥林匹克产生于欧洲资本主义全面上升的年代，因而就必然地打上了这个时代特有的记号，并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一个世纪以来，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尖锐对抗，现代商业、金融资本主义的垄断霸权，都在奥运会的竞技台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它们与顾拜旦最初重建奥运会的初衷——“推广运动，藉此促进人类和谐发展，并建立一个维护人类尊严与和平的社会，而终极理想乃在于彰显人类的存在价值”——之间产生了严重碰撞。

从第一天起，奥运会就与国家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紧紧纠葛在一起。而自从萨马兰奇接掌奥委会之后，全面商业化的改革更使奥运会成为了全球资本主义链条上的一环，从候选城市之间的竞争，到运动员之间的竞技，无处不体现出资本无所不在的统治权力。顾拜旦所憧憬的古希腊奥运精神正从我们的视野中日渐模糊。

在本期周刊中，我们为读者提供了一系列文章，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解读奥运会在华彩绽放同时的异化。

方兴东的文章总结认为，奥运会的敌人，“不是过度政治化，就是过度商业化”。陈季冰进而提出，今天的“奥运会已成为混杂着商业化、职业化、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大熔炉”。在奥运会与政治这一话题之下，黄世席的文章提供了一个全面的介绍，历史上的奥运如何与政治高度纠结。

当今奥运会饱受世人诟病的原因之一，是其高度的商业化。在本期周刊中，通过译言网文章，读者可以具体了解到资本如何在五环背后为了经济利益争斗、厮杀。对于时有所闻的奥运丑闻，本期周刊提供了纽约时报最新的背景文章。在最后，杨利民的文章指向了当代奥

运会对于奥运精神的文化背离。吕洁如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喧嚣世界中冷静的哲学思考方向。

当然，这些批判的声音并不意味着现代奥运会一无是处，它代表的是我们对于一种更好的奥运会心怀憧憬。

1510 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 目 录





在 Facebook 分享本期周刊

在 Twitter 分享本期周刊

在饭否分享本期周刊

在新浪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网易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腾讯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搜狐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人人网分享本期周刊

在豆瓣分享本期周刊



# 【述】

## 7-1 方兴东：奥运会的敌人
## ——不是过度政治化，就是过度商业化



**“过度商业化与时代趋势已经越来越背道而驰，一方面过度保护越来越难以奏效，同时对于奥运会的损害也会越来越大。”**

（编者注：本文写于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之际）

不容置疑，今天奥运会之所以如此辉煌，与奥运会成功的商业化运作密不可分。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过度的商业化，无止境的商业化，也给现代奥运会带来巨大的挑战。商业化是好的，是必要的，但是，必然是有界限的。

将奥运会过度政治化，是不对的。将奥运会过度商业化，也同样是有害的。更何况，这是一个全新的博客时代。也就是说，全新的开放式的社会传播新时代开始了。而奥运会的过度商业化，是以知识产权的过度保护作为前提的。这种矛盾越来越凸显。本来，自下而上、开放式、全民的博客传播模式，与奥林匹克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但是，为了维护不断提升的商业利益，奥运会不得不做出各种不合理的规定。比如我们简单举几例吧：

1、这一界奥运会还好，终于运动员开禁可以写博客了。而上一届奥运会，严格禁止所有运动员写博客。这一进步还是远远不够，对于运动员写博客的限制苛刻得近乎偏执：除了视频，包括图片，以及内容，都有很多禁令。所以，迄今为止，运动员的博客寥寥无几，而运






动员博客本来应该是奥运会最亮丽的一道风景，是运动员与全世界爱好者互动的最佳方式。但是，运动员博客还是戴镣铐的。

2、观众个人上传图片和视频受到严格限制，甚至受到犯法的警告。如今，是人人都有摄影手机的时代，是 DV 平民化的时代。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每一个到现场观看比赛的观众，都会有冲动，自己动手，拍摄一些精彩比赛照片和视频，然后通过博客与众多朋友们分享。想想看，千千万万的大众能够与自己的图片和视频来呈现奥运会，将是多么精彩，也是博客时代无与伦比的，也是奥运会走入千家万户的最佳方式。但是，对观众对网站过度严厉的限制，完全破坏了博客奥运的魅力。

3、本届奥运会开幕式，美国无缘享受实况转播。许多重要比赛，也无法在第一时间看实况转播，要等 12 个小时看录像重播。主要是 NBC 拿着垄断权决定不实况转播，谁也就都看不到了，搞得无数观众大骂。NBC 在 1988 年买断了奥运会的转播权，其他电视台报道奥运会比赛新闻时，连短镜头都不容许出现，只能播出记者传来的照片。

4、这一次，面向全球的 CCTV 4 因为所有上星的电视不能转播，所以无法转播开幕式和比赛。因此，全球华人就无法及时欣赏北京奥运会最精彩的中文电视内容。而且因为新闻联播涉及一些奥运内容，搞得 CCTV 4 连惯常的新闻联播都无法转播了。这种过度保护，损失的不仅仅是观众，实际上也损害了奥运会本身。

如此种种，还有更多不合理的方面。可以说，过度商业化与时代趋势已经越来越背道而驰，一方面过度保护越来越难以奏效，同时对于奥运会的损害也会越来越大。博客奥运会，不仅仅众民狂欢的时代，也是奥运会要与时俱进的时代。否则，这种冲突与挑战，最终会影响奥运会的可持续发展，实质性损及奥运精神！只有顺应时势，商业化适度，不但可以让奥运更加精彩，也可以更深入人心，更发扬光大！

（方兴东：互联网传播专业人士。原文链接：http://www.china-review.com/sao.asp?id=20427）

【返回目录】



# 7-2 《经济学人》：奥运与商业——成败得失

**“一袭运动衣后面隐藏着的是为了获得金牌的商业利益争得个你死我活。”**

在古希腊，将赞助者的商标缝在一名奥林匹克运动员的运动背心或短裤上是无稽之谈，因为同台竞技者一丝不挂。这在现今的伦敦奥运会仍不可能实现。尽管现在允许着装参加奥运会——实际上是强制穿衣，业余性质的比赛也需以衣蔽体。在奥运场馆内禁止广告宣传；运动员的用品一概不得印上商标。

一袭运动衣后面隐藏着的是为了获得金牌的商业利益争得个你死我活：所涉及的金牌总数让俄罗斯的举重选手看上去不堪一击，英国政府对此届奥运会的预算从最初预计的 24 亿英镑上升至 93 亿英镑（145 亿美元），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OC）为四年一度的伦敦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 2010 年温哥华冬季奥运会（Vancouver winter Olympics）已筹集 48.7 亿美元的广播费和赞助费。实际上，负责举办奥运赛事的伦敦奥运会暨残奥会组委会（LOCOG）已另外筹得 7 亿英镑的赞助费；再加上门票销售和批准纪念品销售的收入，还能进帐更多。

**绑定五环**

11 个全球赞助商（被称为奥运会顶级合作伙伴，即顶级商）为了获得奥林匹克品牌使用权而一掷千金。每个商业类别只允许一名独占鳌头的赞助商：如软饮料行业的可口可乐（Coca-Cola），电视产业的日本松下公司（Panasonic）等等。这种商业模式可追溯至 20 世纪 80 年代。在此这前，奥运会在商业运作上一团糟，僧多粥少，众多赞助商只支付一小部分金额便可在一些精挑细选的市场借用奥运会品牌。现在，国际奥委会将更大规模的合同出售给为数更少的赞助商。顶级交易是长期的（至少生效 8 年）且涉及全球范围。每笔交易的大小秘而不宣，但是从 2009 至 2012 年，所有 11 笔交易的总金额高达 9. 57 亿美元。

赞助商可用现金支付或以实物相抵，或两者结合均可。例如，法国阿托斯（Atos）咨询公司是顶级赞助商。该司也为奥运会提供信息技术管理。在那能俯瞰伦敦达克兰的指挥室内，450 名技术人员和后勤人员正伏在电脑屏幕前工作。除其他事项以外，阿托斯公司负责为 25 万名运动员、教练员和随从人员处理认证系统。这意味着要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所有参与人员创建一个庞大的个人信息数据库。该数据库必须链接到英国移民局，因此，每接待一个需要签证的奥运参与人员便需要与移民局联机一次。而且这个系统必须确保安全：参观奥运会的各国首脑不希望个人信息被维基解密（WikiLeaks）公诸于众。

对于阿托斯公司来说，成为奥运会赞助商的回报在于向世人证明在此领域该司游刃有余。阿托斯公司的现场人员帕特里克•阿迪巴（Patrick Adiba）说：“在这种高级别的项目中，奥运会是唯一的一个最后期限根本无法更改的项目。”而且，若犯下严重错误则无回旋余地，他说：“你不能因为科技出现故障，而要求尤塞恩•博尔特（Usain Bolt）重跑 100 米。”所以，每个系统都有备份，有些系统有四个备份。

所有这些都投入不菲。但是，这让阿托斯有了向潜在顾客炫耀的资本：如果我们能搞定夏季和冬季奥运会，你的项目也许不在话下。阿迪巴先生估计，奥运会每年为阿托斯公司创造了数亿欧元的新商机。

风险在于，在大庭广众下，一旦失手则无人不知。总部设在英国的 G4S 安防公司正寄希望于通过负责奥运会的安保让自己声名鹊起。6 月 21 日，G4S（尽管未能跻身于顶级商行列却也是赞助商）奥运会项目的负责人伊恩•哈斯曼•休厄尔（Ian Horseman-Sewell）说：“如果我们能胜任奥运会工作，我们也能为你效劳。”没过多久，该司发现自己无法胜任奥运会的工作，培训不到位，未能提供足够多合格人员。G4S 的股票价格应声而跌，就像模仿奥运会跳水运动员相当不错的跳水。

大部分的顶级赞助商，如麦当劳（McDonald）、欧米茄(OMEGA)、日本松下电器和宝洁公司并不是要证明它们雄厚的实力。它们只是想让人产生投顾客所好，令顾客为之倾倒的联想，而让品牌看上去不但高贵且全球化。它们这样做反映出国际奥委会抵制在奥运会宣传“商业主义至上”的公司广告和商标的雄才伟略。这些赞助商既然不能在奥运会场馆内进行广告宣传，则必须在场馆外通过海报和包装等任一可供其使用的平台上大肆宣传。 而且为了

从中渔利，赞助商的广告必须回应奥运会主题：因此，每个广告牌，每块巧克力棒，每台电视机上都标有奥运会的标志。信步走在大街上，很难发现不能让你想起奥运会的地方。

实际上，赞助商为奥运会的宣传买单。这对于国际奥委会来说是很给力的好点子。这对赞助商也受益匪浅？其中一大赞助商老板承认“我也不清楚”。

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Columbia College)的乔纳森・詹森（Jonathan Jensen）和 Relay Worldwide 运动营销公司的安妮发现，一般而言，那些出手大方的的赞助商常常生意昌隆。他们调查了 51 家美国公司，从 2005 年至 2009 年, 这些公司每年支付赞助费用（大部分赞助体育赛事）超过 1500 万美元。这些公司的净收入增长比通常列入标普 500 指数的公司快（每年多增长 6. 5%至 7. 8%）。最大的赞助商收益更丰:平均每年赞助费用支出为 1600 万美元的前 16 名公司每年的净收入增长 22. 1%。

这两位作者并没有声称赞助式广告让企业更加有利可图。相反，大赞助商常是那些品牌家喻户晓的公司。较鲜为人知的公司购买广告是为了向客户解释它们是谁。像可口可乐和 IBM 之类的公司鼎立扶持运动员是为了让顾客愈发感到品牌的温馨。有证据表明此类支持能起作用，至少在团队与团队较量中有效。荷兰拉德伯德大学(Radboud University)的乔根・黑索勒（Jorg Henseler）已发现在荷兰，赞助足球队让品牌更有价值。而且，即便赞助赛事没获得此类直接效应，但却能得到间接好处：你进一步提高了进入全球市场的门槛。此类对体育赛事的大肆挥霍使得其他公司难于与可口可乐抗衡，即便制造碳酸饮料是易如反掌的事。

**几家欢喜几家愁**

奥运会顶级合作伙伴（顶级商）

顶级商股价年增长率与列入标普500指数的公司股价差额比%

| 公司名称(赞助后) | 未成为顶级商前十年 | 成为顶级商后 |
|---|---|---|
| Coca-Cola *(1986)* | -1.6 | 4.6 |
| Visa* *(1986)* | *na* | 24.2 |
| Panasonic *(1987)* | 6.6 | -11.1 |
| McDonald's *(1997)* | 14.5 | -1.2 |
| Samsung *(1997)* | 13.3 | 12.7 |
| Atos *(2001)* | 6.6 | -6.4 |
| Omega† *(2003)* | *na* | *na* |
| GE *(2005)* | 4.2 | 8.8 |
| Acer *(2009)* | 9.0 | -10.8 |
| Dow *(2010)* | -2.2 | -4.2 |
| P&G *(2010)* | 4.4 | -1.3 |

资料来源：国际奥委会；汤姆森路透社

*Visa08年参加奥运会

† 未参加

很难得出赞助奥运会对其顶级赞助商股票影响的结论（见图）。但是，这些公司必定坚信这是一笔很划算的交易，否则他们不会矢志不渝地参加赞助，而且，确实使得赞助费水涨船高。从 2009 年至 2012 年四年时间里，国际奥委会从顶级赞助商处获得的收入上升了 10. 5% 。2008 年，维萨信用卡（Visa）在全球 45 个国家中宣传了以奥林匹克为主题的促销；今年该司的目标是要一网打尽 71 个国家。该司还将奥林匹克标志的使用权转授给那些发行其赊购卡的银行：约有 950 个金融机构将参与该司的营销攻势。

维萨信用卡的首个奥林匹克宣传有点蛮不讲理。取代美国运通公司成为官方指定的支付卡后，维萨信用卡的广告内容有点落井下石："1988 年的冬季奥运会崇尚速度、毅力和技能——但是美国运通不在此行列"。该司最近发布的奥运会广告更是延续了其与生俱来自我感觉良好的模式。其中一个广告显示，在体操运动员娜迪亚·科马内奇（Nadia Comaneci）完美地获得满分 10 分时，摩根·弗里曼（Morgan Freeman）用舒缓深沉的声音鼓励观众们为尽善尽美欢呼。

**大男孩的比赛**

因为奥运会确实是全球性的比赛，为那些想征服世界的区域品牌提供合理的跳板。三星电子（Samsung）可能是最佳写照。曾几何时，三星电子只不过是南韩本国的龙头老大。1997 年，三星击败摩托罗拉（Motorola）成为奥运会的全球赞助商。摩托罗拉是美国的手机制造商，长期处于二级赞助商水平，梦想往上升级，却要求大打折扣。国际奥委会恼羞成怒，转而向三星伸出橄榄枝，三星很快便满口答应全额付款。摩托罗拉的经理们只有在看到头条新闻时，才认识到"鸠巢"已被"雀占"。这种冷酷无情让赞助商不敢越雷池半步。

三星的赞助仅限于移动电话领域。但是，假如说奥运会让三星品牌锦上添花，则也应有助于三星集团销售电视、轮船和保险。据咨询公司国际品牌集团（Interbrand），三星现在成为亚洲第二大最有价值的品牌（仅次于日本丰田汽车）。八边形（Octagon）咨询公司的克利福德·布劳森（Clifford Bloxham）说："与可口可乐同台亮相，给了他们国际声誉。表明

他们处于行业的巅峰”。确实，十一分之五的奥运会顶级赞助商名列国际品牌集团的“全球前 20 名企业”排名榜。

在全球赞助商以下是国内赞助商：约有 44 家公司，从英国石油公司（BP）至吉百利（Cadbury）均与伦敦奥组会签约，其赞助范围仅限于英国。除了与这些国内赞助商做生意外，国际奥委会还雇佣承包商为奥运会的筹办助一臂之力。独立机构奥运筹建局（ODA）负责奥运会场馆建设。

国际奥委会与奥运筹建局两大机构已签出 2000 多份大大小小的合同给赞助商和合同商。有些公司是哪里举办奥运会，哪里便有它的影子：经营跑道的印度孟度公司（Mondo）每隔四年便出现在奥运会上。对于其他公司来说，参加奥运会可能只此一次，下不为例。拥有 12 人的 Touch of Ginger 英国设计公司，制造的是以奥运会为主题的不锈钢炸鱼薯条叉，现在，出人意料地将叉设计成为信用卡大小的钢制品。该司的共同创史人加里·摩尔（Gary Moore）大失所望，因为零售销售已减缓。但该司的团购却如火如荼。类似于莱斯银行（Lloyds Bank）的赞助商抢先加入赞助商行列并将此当作礼物四处派发。

**战利品是博得眼球**

皮埃尔·德·顾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是法国的理想主义者，他于 1896 年创立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他并不赞成下赌注。天知道他为何敢肯定广播公司能让奥运会风生水转起来。从 2009 至 2012 年，广播公司在电视转播权上共花了 39.1 亿美元，高于 2005-08 年的 25.7 亿美元。

如此巨额的费用使得投标奥运会的风险奇高。美国 NBC 环球（(NBC Universal)）电视公司在转播温哥华冬季奥会时损失了 2.23 亿美元，而且预计在伦敦奥运会转播也面临亏损。在支付了 11.8 亿美元获得伦敦奥运会在美国的转播权后，迄今为止，该司仅预定了 9.5 亿美元的广告费。在奥运会的最后关头，该司将售得更多的广告。但是，据估计，这该司也要在摄像机、服务器和令人窒息的评论方面砸不少钱下去，将亏空 1 亿至 2 亿美元。

控股 NBC 的康卡斯特（Comcast）电缆公司坚信，这一赌注最终将有财源滚滚来。NBC 将支付 43. 8 亿美元获得 2014 至 2020 年的奥运会转播权。NBC 希望奥运会能扩大对其免费频道的宣传，吸引更多人注册 NBC 体育频道（付费频道）并推广它的数字产品。

NBC 希望奥运会帮助它将美国体育广播巨擘迪斯尼的娱乐体育节目(Disney's ESPN)纳入囊中。这并非易事。这些赛事通常在非美国时区举办，而且包括十几项体育赛事，许多赛事美国人并不放眼中。对于广播节目来说，很难通过高调宣传一个网络令其他渠道全面开花。科技可能让 NBC 如虎添翼。该司计划通过 40 个在线数据流提供 3500 小时的实况转播，让用户在等候公交车或假装工作时，在电脑和手机上观赏比赛。当人们不顾一切要分散精力时，就连花式骑术比赛也有一席之地。

有些人担心，数字流会让能保证最高广告费用的黄金时段转播遭受损失。毕竟，当比赛结果已在网上公诸于众时，谁还会费心再去看比赛呢？但是，前奥委会官员并且著有《奥林匹克大逆转》(Olympic Turnaround)的麦克尔·佩恩（Michael Payne）对此担忧不敢苟同。他认为所有的这些数字作品将产生口啤营销效应。他预言："奥运会有 26 个体育项目上，有足够多的新闻令观众感兴趣。观众将在多媒体平台上观看比赛，这给了他们在办公室闲谈的话题。"他可能是对的。奥组委曾经担心首次无线电广播赛事会减少门票收入。但他们的担忧是多余的。

对于广告商而言，奥运会应是大发其财的好机会。英国 WWP 公司的老板马汀·索瑞尔（Martin Sorrell）常提及能提振全球广告市场的事件是每隔四年的奥运会、美国总统选举和欧洲杯足球赛，这多多少少有点巧合。野村投资银行的分析师迈克尔·内桑森（Michael Nathanson）预计，今年，奥运会将为美国广告市场增加 8 亿至 10 亿美元的收入。实力传播（Zenith Optimedia）咨询公司的乔纳森·伯纳德(Jonathan Barnard)预测，此次奥运会创造的全球广告收入将高达 13 亿美元 。

其他人则更加小心谨慎。Liberum 资本银行的伊恩·惠特克(Ian whittaker) 说，非赞助商假定，一旦他们在奥运会期间做宣传，他们的广告信息将会在人声鼎沸观众中消失殆尽。他预计，很多公司可能要等到 9 月份再伺机行动而奥运会热则低于预期。

主办奥运会的国家政府常自吹奥运会将为东道国产生巨额的经济回报。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承诺"将这些赛事变成英国的金矿"，并承诺四年多时间，可

创造 130 亿英镑收入。有几项研究表明这是不太可能实现。马萨诸塞州圣十字学院（College of the Holy Cross）的维克多·麦瑟逊（Victor Matheson）发现，大型体育赛事的组织者常常趋利避害，着重强调收益而低估成本。

在机会成本计算方面，这些东道主表现得特别令人大失所望，他们算尽了体育迷游客所花的每一分钱却疏忽了其他游客可能取消旅行以避开人流高峰。2002 年世界杯足球赛，吸引大批足球迷前往南韩，但是因为对足球比赛不感冒的游客闭门不出，导致总体到访人数与前一年的游客数不相上下。那些没有计划参加体育比赛的游客会重新安排日程，而这些游客不能算是新增访客。麦瑟逊先生得出如下结论：尽管大型的体育赛事对整体经济起重大影响，但是这些损失意味着净效应微乎其微。

净效益甚至有可能是负的。主办政府花巨资建设体育场馆并改造附近的铁路和公路。奥运会当局本可以挑选那些基础设施齐备的东道主城市，而在这些地方举办比赛能有所斩获。但是，国际奥委会喜欢主办城市建设气势宏伟的建筑以便打下奥运会的烙印。

英国花数十亿对东伦敦进行部分改造，这大有裨益；但是，把钱投到其他项目上也能产生收益。伦敦的奥运会游泳中心看上去很气派，但是，花了 2. 69 亿英镑，远远超过大多数公众泳池的成本。为奥运会建设的道路可能大有用处，但是，其他项目可能做得更好, 而且造价也可能更低。奥运会的基础设施甚至常比普通的基建项目更加入不敷出。最近，牛津大学塞义德商学院（Saïd Business School at Oxford University）本特·弗吕夫布耶格（Bent Flyvbjerg）和艾里逊·斯图尔特（Allison Stewart）在合撰的工作文件中发现，自 1960 年以来，每届奥运会都超支，而平均赤字达到 179%，这比任何一个特大型项目收益差。

当消费者们安坐下来观看比赛时，尽管他对于高效的基础设施投资提不起半点兴趣，但是他想看到一些精神振奋的赛事。这不能得到保证——但不像其他所谓的效益，至少得到数据的支持。密歇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史提芬·西曼斯基（Stefan Szymanski）和伦敦卡斯商学院(Cass Business School in London)的佐治奥斯·凯伟索斯（Georgios Kavetsos）的一项研究发现，主办奥运会与东道主国民幸福之间并存在统计上的显著相关性。（对此，世界杯足球比赛名列倒数第二）。但是，似乎并没有什么害处。也许

此届奥运会可能特别振奋人心。毕竟，还有什么能比边吃着炸鱼和土豆片，边看着运动员在运动场挥汗如雨更有趣的事呢？

（译者 Shierzou。转载自译言网。原文链接：http://select.yeeyan.org/view/271978/304228）

【返回目录】



# 【评】

## 7-3 陈季冰：奥运会上讲政治



**“经过超过一个世纪的演变发展，今天的奥运会已成为混杂着商业化、职业化、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大熔炉。”**

**赛场上的政治挂帅**

英国时间 7 月 25 日，本届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尚未举行前便遭遇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尴尬。在当天晚间于格拉斯哥的汉普顿公园球场进行的一场朝鲜队对哥伦比亚队的女足预赛上，由于场边记分牌上原本应该摆放朝鲜国旗的位置被错放成了韩国国旗，震怒之下的朝鲜女足以集体罢赛相抗议，比赛为此足足推迟了 40 分钟。

组织者事后承认，这的确是他们的失误，并向朝鲜队和奥组委道歉，承诺将确保此类事件不会再次发生。但其实，类似的失误远不止于此——英国国奥队发出的一封电子邮件将参加本届奥运会的英国女足队称作“英格兰队”，只不过这不至于引起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人像朝鲜运动员那么大的愤慨罢了。

关于四年一度的奥运盛会，我们听到最多的往往是“和平”和“友谊”。的确，理论上说，它应该是一次远离政治和铜臭的纯粹的竞技或游戏。但真实的情况是，自从 1896 年法国人顾拜旦创立现代奥运会以来，它几乎从未有一天完全实践过这一理想。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奥运会一直是一面镜子，折射出国际政治的风云变迁。

一般认为，现代奥运会——尤其是其开幕式——的商业化和偏离奥运精神，始于 1936 年的柏林。当时希特勒粗暴而毫无顾忌地把奥运会的宏大场面及相关活动当成了宣扬仇恨意识形态的工具。因此，柏林奥运会被视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政客们从此意识到，可以通过操纵奥运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

冷战时期它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激烈争夺的战场，东西两大阵营甚至因为互相抵制在对方国家内举办的比赛。即使到了 21 世纪的今天，我们依然能够在伦敦奥运会赛场上窥见变幻莫测的当今全球热点政治的缩影。

29 日，朝鲜男子举重运动员严润哲以挺举平世界纪录的出色成绩夺得一枚奥运金牌。他不出所料地将功劳归因于已故“伟人领袖”金正日和他的儿子与接班人“伟大同志”金正恩。“没有什么秘密。我提高成绩以及获得金牌的原因就是来自伟人领袖金正日和伟大同志金正恩温暖的爱。”而他的手下败将、本项目银牌得主、中国运动员的吴景彪则在赛后痛哭流涕是表示，自己“对不起祖国”以及“关心爱护他的全国人民”。

以体育扬国威是金日成主席的遗训，特别是在今年，为了向金日成主席诞辰 100 献礼，朝鲜国内舆论响彻着“要让国旗飘扬在伦敦上空”的豪迈口号。据说，金正恩曾亲自激励运动员们在奥运会上争金夺银。而如果朝鲜代表团如愿以偿地在伦敦获得创纪录的奖牌数，这也将适时地提升这位年轻领袖的形象。

**赛场外的外交纷争**

今年恰逢英阿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战争 30 周年，由于阿根廷国内政治势力的操弄，近来两国关系十分紧张。为此，除了对可能的恐怖袭击不敢稍有松懈外，英国政府最大的担心便是阿根廷人在伦敦奥运会上“搞破坏”。据说，英国外事部门已接到的情报显示，阿根廷运动员有可能利用比赛期间电视镜头向全球转播的机会出其不意地作出有关马岛主权问题的示威，而阿根廷国内的激进民间组织也计划前往伦敦参与抗议活动。

实际上，早在几个月前，两国已经为阿根廷播出的一部该国运动员备战 2012 年伦敦夏季奥运会的电视宣传片而发生了激烈的口水战。在那部宣传片中，阿根廷曲棍球队队长费尔南

多•齐尔伯贝格跑步经过福克兰群岛首府斯坦利港的好几座地标性建筑，并在为纪念一战阵亡英国水兵而修建的“一战纪念碑”的石阶上做运动。电视中的广告语说：“为了在英国土地上比赛，我们在阿根廷土地上训练。”当时它遭到了英国外交大臣和国防大臣的猛烈抨击，也收到了国际奥委会的谴责，称“这是将奥运会用于政治目的的无耻企图。”但阿根廷政府却坚称宣传片并没有故意挑衅的意思，它相反理直气壮地认为，阿根廷人应该为英国人在许多年前霸占了自己的领土而愤怒。

奥运会引起或惹出的外交麻烦远不仅这些。

我们在 27 日那场令人印象深刻的开幕式上看到了许多外国政要的熟悉面孔，其中包括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等，而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也都赫然出现在了出席开幕式的领导人名单中。不久前再度出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也已表示，他或许在晚些时候飞到伦敦观看柔道比赛。

然而，伦敦也毫不客气地拒绝了许多大人物。早在今年 5 月中旬，伊朗总统内贾德就表示想在今年夏季探望在伦敦参加奥运会的本国运动员。但英国政府却并不欢迎他，因为它曾声称“英国拒绝那些对公众造成不利影响的个人入境”。被英国拒签的还有试图前往伦敦保障俄罗斯运动员安全的俄联邦安全局工作人员，但当遭到欧盟禁令制裁的白俄罗斯总统兼白奥委会主席卢卡申科以及与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关系密切的叙利亚奥委会成员也被拒之门外时，毫无疑问引起了不小争议。

而因奥运话题而起的外交口舌发生在传统的“友邦”之间，则多少显得有些滑稽。有望代表共和党在今年秋天与奥巴马一起竞选美国总统的罗姆尼在奥运会期间精心策划的伦敦之行却使自己陷入了一场风暴，他在 25 日接受 NBC 采访时称英国的奥运筹备工作“令人不安”，还质疑伦敦人是否会支持奥运会。这刺激得英国首相卡梅伦立即予以了辛辣的还击：“我们即将举办奥运会的地方是世界上最忙碌、最有活力、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如果在什么穷乡僻壤举办奥运会的话，当然要容易一些。”他影射的是美国犹他州的盐湖城，罗姆尼曾负责运营在那里举办的奥运会。

相对于首相的英国式幽默，伦敦市长约翰逊就要直率和不留情面得多了，他在开幕前海德公园举行了一场音乐会上对 6 万名观众说：“有些人绕了地球一圈儿来到这里，却对我们过去七年为奥运会所做的准备工作全然不知。我听说，有个叫米特・罗姆尼的家伙想知道我

们是否准备好了？”毫无疑问，罗姆尼的失言也给了竞争对手奥巴马阵营以又一次抨击他的好机会。白宫发言人杰伊·卡尼尖锐地指出：“英国是我国的亲密朋友和盟国。我们要维护好美英特殊关系。奥巴马总统就明确表示，在英国完成主办伦敦奥运会的筹备工作之际，他对英国信心十足。”奥巴马总统竞选团队的高级战略师戴维·阿克塞尔罗德讽刺说，“罗姆尼是想表明，他在对外政策领域是个高手，他想展示外交能力。但回报可不怎么给力。”

**奥运政治的两面性**

当然，就像其他体育赛事，奥运会也不失为一个极佳的外交沟通与公关宣传平台。

让我们把目光再次对准正值多事之秋的朝鲜半岛——22 日，由于行程安排出错，朝鲜和韩国的两支举重国家队同时抵达伦敦 Excel 场馆。但运动员们默契地抛下了南北间正一触即发的政治紧张“大局”，友好地共同参加了一场训练。这立刻被敏感的新闻媒体冠之以“杠铃外交”，并使人自然联想起了 8 年前朝韩两国代表团在雅典奥运会上联合入场的团结场景。

如果说奥运会使整个联合王国处于全球聚光灯下的话，那么，认识到这一极佳宣传展示的机会的绝不仅是英国的政界和商界，还有工会。就在开幕式前一周，伦敦边境署工会宣布，他们将在奥运会开幕前一天举行 24 小时罢工，而且从 7 月 27 日到 8 月 20 日期间拒绝一切加班，以此抗议裁员、要求提高待遇。这将使原本已经天天排长龙的希思罗国际机场雪上加霜，到时甚至有可能致使成千上万来看这场体育盛会及其盛大开幕式的游客和嘉宾延误。

很明显，工会正是想以此来要挟政府。事实上，早在今年 2 月底，英国最大的工会就发出威胁要搅乱伦敦奥运会，以作为反对削减公共部门养老金斗争的一部分。联合工会秘书长莱恩·麦克拉斯基说得非常好直截了当地：“工会以及社会大众有足够的权利开展抗议活动。如果奥运会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我们就应该抓住它。”

对工会来说，国家的“全局利益”以及爱国主义热忱让位于切身的具体利益，这大概是“奥运政治”的另一种体现吧？虽说边境署员工计划中的罢工在政府的软硬兼施下最终取消了，但这一胎死腹中的计划又一次充分展示了奥运赛场的政治潜力。

好在奥运扯上政治也不全是坏事，在我看来，缺乏重大主题的本届伦敦奥运会最值得称颂的里程碑式成就恰恰就与政治紧密相连——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奥运代表团都有女运动员参赛，这是奥运历史上的第一次。由于海湾地区的极端保守的伊斯兰君主国沙特、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联酋、阿曼以及东亚的文莱先后同意派女运动员赴伦敦，这一国际奥委会多年来一直努力争取的目标终于首次实现。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难掩对这一“非常积极”的消息的兴奋之情，他说，“通过国际奥委会与沙特奥委会的密切合作，我很高兴看到我们之间的长期对话终于有了成果”。

经过超过一个世纪的演变发展，今天的奥运会已成为混杂着商业化、职业化、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大熔炉。说句实在话，真的完全祛除了政治元素，奥运也许就不成其奥运了。就拿这次人们印象深刻和广受热议的开幕式来说，它对英国工业革命的描述既令人振奋，又令人心碎。它启发观众思考起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如何改变了英国乡村、世界经济和人类状况，而这是一个毁誉参半的复杂多面体，就像奥运会的政治化本身一样。

（陈季冰：媒体人。原文链接：http://my1510.cn/article.php?id=82270）

【返回目录】

# 7-4 黄世席：奥运会政治化之法律解读

**“政治对奥林匹克运动是有着深刻影响的。政治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显然它也存在于体育领域。”**



无论任何级别的体育比赛，运动员首先享受的就是快乐。不过遗憾的是，当前世界性体育比赛的纯洁性已经遭到了质疑，国际性体育运动和政治相结合在一起，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体育运动被政治化了。国际性体育比赛不再是运动员个人或者运动队之间表演的舞台，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展现自己实力的政治工具。

以奥运会为例，现代奥运会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因此摆脱不了政治对其的影响。现代奥运会本身就是一个有政治目的社会运动，顾拜旦在创立奥运会时就想到“它将可能是一贯潜在的，也许是间接的维护世界和平的因素”。可见，顾拜旦在恢复奥运会时曾希望通过体育比赛来替代国家之间的战争，但事实是百年来战火并未平息，种族、信仰、国籍、政治立场都深刻影响着奥林匹克运动。可以讲，自从现代奥运会产生之日时起，体育与政治就密切结合在一起。参加奥运会已经逐渐超越了纯粹的体育运动场竞技行为，而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表示。正因为奥运与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奥运便显示出了其独特的政治功能，即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民族的平等，促进国际间正常关系准则的确立等。

国际奥委会始终在为保持奥林匹克运动的独立性而努力，在承认奥林匹克运动与政治不可分割的同时，拒绝成为任何国家的政治工具。国际体育运动的历史充满着政治干涉，体育和政治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尽管《奥林匹克宪章》明确规定奥林匹克运动是运动员之间的比赛而不是国家之间的对抗，奥林匹克的宗旨——更高、更快、更强——对政治首脑和运动员同样适用，但是需要明确的是，运动员是其各自所属国家的代表。然而，在原则上，根据国际奥委会的说法，参加奥运会的任何运动员仅仅代表他们自己

以及全世界的青年人，但实际上每一个运动员都代表着一个单独的国家，于是政治问题、政治角度的分析、政治方面的辩论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奥运会的考虑范围之内。其结果是，民族主义情感使得奥林匹克成为国际竞争的舞台，把奥运会作为宣传国家外交政策的工具的现象也经常出现。

## 1 奥运会的政治功能

政治干涉体育竞技的历史已经有很长时间。自从古希腊时起，国际体育运动场同时也就成为了各国政治表演的舞台。在古代奥运会上，政治元首们自己也会参加比赛。如果他们不能自己参赛，通常也会派遣训练有素的运动员参加比赛，并且在本城邦给予其良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运动员获胜就会对有关的城邦以及其统治者带来荣耀，这种情况非常类似于今天的运动员。

尽管全球化和商业化已经抢了体育竞技的风头，但在奥运会上抢尽风头的诸多事项中，一些问题主要是政治性的，其他的则是社会经济或组织性的问题。政府干涉奥运会的理由包括诸如推行外交政策、国家宣传、反对、合作、外交承认或不承认、推进人权或经济发展、抵制等。把奥运会作为政治工具的合法性与否取决于有关政府利用政治干涉体育运动的目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以及史例表明，奥运政治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国际体育界的认可，也促进了国际体育法律制度的发展。而与影响国际体育运动的其他因素不同的是，奥运会对于国际体育运动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比赛期间，在比赛举行的间隔里，政治对奥运会的影响也是持续不断且不容回避的。可以讲，所有的奥运会都受到了参赛国之间意识形态、政治差异方面的影响。所以，要求奥运会完全不受这些外来的影响是不现实的。

### 1.1 引发冲突

任何主权国家或者单个人或者组织如果利用体育运动挑起冲突的话都是违法国际法的，这在《联合国宪章》第 2 条第 3 和 4 款中规定得非常明确。尽管体育比赛可能导

致观众之间发生流血冲突，但是利用体育运动尤其是在诸如奥运会等大型体育比赛举办过程中制造骚乱是明显的引起国际冲突的行为，虽然这样的事例是比较罕见的。譬如 1969 年，中美洲的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两国因为足球比赛而引发了一场“足球战争”，最终导致仇恨和冲突升级，两国断绝外交关系，开始了因为足球而爆发的战争。战争进行了 4 天，还是由美国出面，双方签署休战协定。

虽然体育场上还会出现类似球迷骚乱引起的冲突，但这种冲突与国家或者极端组织支持下的冲突性质上不是一样的。受到政治力量左右而产生的与体育运动有关的冲突本身是与《奥林匹克宪章》规定的精神相违背的，也是与一般国际法的原则不一致的。类似事件的发生表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体育运动与政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单独依靠国际体育组织自身是不能控制类似事件的发生的。

### 1.2 外交合作

当有关国家之间关系出现紧张之时，体育运动可以被用来作为缓和关系和发展合作的工具，它预示着新的外交关系和酝酿新的国际合作。中国与美国的乒乓外交以及 2000 年南韩和北韩共同组队参加了悉尼奥运会就是明显的事例。在冷战后，随着政治争端的重要性急剧消退，国际体育运动中最显著的问题是单个运动员的比赛资格、体育运动的商业化、兴奋剂滥用、种族或者性别歧视以及观众暴力等，这些问题就变得更加明显了，尤其是国家之间可以利用体育作为外交宣传或增强威望的工具。冷战后期的一个表现就是，奥林匹克运动帮助结束了美苏两国及其同盟互相抵制对方举办的奥运会的情形。由于政府的支持，在国际奥委会的发起下美苏两国奥委会签署了一个反对抵制和合作协定，并被两国政府予以接受是冷战即将结束的一个早期暗示。同样，1988 年汉城奥运会时，国际奥委会曾建议在北朝鲜举行一些比赛，因此缓和了可能出现的紧张冲突。尽管平壤最终拒绝了这个建议，但是依国际奥委会的看法，国际奥委会根据《奥林匹克宪章》而在南北两个朝鲜之间所进行的斡旋至少是有助于保全北朝鲜的声望，确保在汉城的奥运会正常进行。国际奥委会的涉足促使两韩进行了后来的交流，结束了两韩兄弟近四十年的对立。通过这种方法，奥林匹克运动促进了体育官员之间更加广泛的合作，并且最终发展到外交关系的合作。

可以讲，尽管奥运会对严肃的外交领域影响甚微，但它们被广泛应用于公开的外交场合之中。换言之，当涉及主要国家利益时，奥运会与政治无关，政府官员不会把奥运会应用到与重大国际国内政策相关的谈判上。但是当涉及为不同国家的政府官员提供文化交流和一般沟通的渠道时，奥运会往往会派上用场，其可以为这些官员提供会面、谈判的机会，即使它不会影响讨论的话题和结果。譬如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期间，当时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正在南美访问，每次双方正式会谈前，主人都会先跟吴副总理聊聊正在举行的奥运会，对中国运动员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体育不是政治，但体育在客观上产生的影响却非常深远。

### 1.3 外交承认或者不承认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利用体育为外交服务。体育既可以达到改善国际关系的目的，也可以达到反对某种政治势力的目的。通常的情况是，如果两国之间有敌对情绪的话，新成立的国家通常得不到另一国的承认。而且如果一个国家不允许其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或者其运动员没有得到参加比赛的许可，那么该国通常是没有得到外交上的承认。换言之，如果一个国家的代表队参加了奥运会，通常也就意味着该国已经得到了其他参赛国的承认。譬如 1976 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前，中国政府指出如果台湾的“中华民国”获准参赛的话就要抵制本届奥运会。加拿大政府拒绝给以“中华民国”名义参赛的台湾运动员办入境签证，除非他们以“台湾”的名义参赛。尽管该决定遭到了国际奥委会的反对，加拿大还是拒绝撤回自己的决定，并同时声称要遵守自己本国的外交政策，也即不承认“中华民国”。最终，“中华民国”拒绝以“台湾”的名义参赛，退出了本届奥运会[10]。加拿大政府的行动也表明，国家政府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干涉奥运会，是对体育运动政治化的一种滥用，理应在将来得到限制及至禁止。

根据国际法，国家可以利用体育运动作为外交承认的一种形式，包括奥运会在内的体育运动可以促进相关国家之间建立或者恢复外交关系。如果一个国家的政策不允许具有特定国籍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时，这就同要求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国际奥委会规则相冲突，因此就出现了外交承认或不承认问题，而包括国际奥委会在内的国际体育组织作出的决定通常同国际实践相一致。譬如 1992 年第 25 届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国际奥委

会的成员全部参加了本届奥运会，其中南也门和北也门、东德和西德各合并为一个国家奥委会；新独立的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波黑共和国、纳米比亚等国的奥委会得到国际奥委会的承认；由于推翻了种族隔离制度，南非代表队也在 32 年之后第一次重回奥运大家庭；尽管前苏联发生了剧变，但是一支由独联体组成的联合队伍依然成立了；同时在巴尔干半岛，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仍然在继续，而南斯拉夫、波斯尼亚—黑塞戈维纳和克罗地亚都各自派出了自己的队伍以个人名义前往巴塞罗那。不管怎样，主权国家利用奥运会可以更好地促进国际合作，缓和有关国家之间紧张的外交关系，这已经得到了举世公认。

**1.4 为国争光和形象宣传**

原则上讲，《奥林匹克宪章》第 53 条禁止把奥运会作为一种宣传的工具。事实是，有关国家或者组织通常把奥运会作为宣传自己形象的工具。对于东道国来讲，举办大型国际体育比赛不仅能够为东道国带来某些政治上的实惠，而且也有助于东道国借此宣传自己的形象和开展对外关系，吸引外来投资和经济开发。只要有关的比赛没有导致歧视或者纯粹的民族主义的话，国际奥委会等国际性体育组织一般都认为主权国家利用体育运动增加自己的形象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举办大型比赛也能促进当地建设和国际贸易，电视报道可以更好地提高举办城市和东道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譬如，当南韩获得 1988 年汉城奥运会主办权后，北韩对南韩因之而获得的国际声望深感不安，于是就请求古巴到国际奥委会游说，商谈两韩共同举办奥运会的可能性。国际奥委会也曾经试图讨论由两个国家合办奥运会的可能性，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和最初一样由南韩独办。

而对于参加奥运会的参加者来讲，利用奥运会也是宣传自己的有力方法。譬如，中国体育界多年来一直盛行“为国争光” 的口号，为达此目的而做出的某些有违体育公平竞争以及侵犯相关运动员权益的行为（譬如乒乓球的让球事件）也就显得理所当然了。当然，如果类似为国争光的口号喊得太响或者有些过渡的话，其结果就是奥运会可能被政治化。而对于某些组织来讲，利用奥运会来制造某项新闻也是一种可以选择的手段，譬如 1972 年慕尼黑奥运会上巴勒斯坦恐怖组织“黑九月”的五个成员所制造的恐怖袭击事件至少使该组织在国际体育运动领域“臭名远杨”。

当试图通过奥运会宣传自己形象的想法与政治意识相挂钩的时候，这就需要提升宣传的档次，而其是与《奥林匹克宪章》的非政治目的不相容的。譬如，1936 年柏林奥运会上，希特勒利用奥运会宣传法西斯统治的做法就是一例，希特勒上台后把柏林奥运会变成了宣传纳粹意识形态和种族偏见的工具。

事实是，《奥林匹克宪章》一方面规定奥运会是运动员或者运动队之间的比赛而不是国家之间的对抗， 另一方面也强调运动员代表的是其各自所属的国家，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必须经过其所属国家的奥委会指派才能代表该国参加奥运会。在爱国主义或者为国争光的问题上，国际奥委会本身也是难以自圆其说。譬如改变国籍的运动员事后如果想代表入籍国参加奥运会的话，必须符合规定的条件，通常是入籍后满 3 年才能代表新国家参加奥运会。如果讲奥运会是运动员之间的比赛而完全排除国家因素的话，这种改变国籍 3 年期限的限制性要求就应当废除。不过事实是，如果有关的运动员因为某些政治问题而不能代表某国参加奥运会的话，国际奥委会也允许有关的运动员以个人的名义参加比赛。前述南斯拉夫运动员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巴塞罗那 25 届奥运会比赛就是一例。

**1.5 维护人权**

奥运政治化的一个明显目的就是把奥运会作为与人权问题进行斗争的前台。尽管《奥林匹克宪章》禁止任何形式的种族、宗教或者政治歧视，但是现实生活中有违人权基本原则的事例还是经常出现。国际奥委会面临的问题是是否应当严格地遵守《奥林匹克宪章》的有关规定，这也就意味着其在作出有关决定的时候不得考虑任何有关人权问题的事项。但是事实是，随着国际人权法的发展，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些重要国际组织都极力反对世界各地出现的严重危害人权的行为，这种现象也促使国际奥委会逐渐意识到了人权问题的重要性。而从另一角度来讲，国际奥委会等国际体育组织也要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以及国际人权法的基本规定，因此为保护人权的目的而把国际体育运动政治化也有其合理合法的一面。

1975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 3411（E）号决议，呼吁“所有政府、体育组织和其他组织采取实际行动来抵制南非体育组织或者运动队参加国际比赛”。第二年，联合

国大会又通过了 6（F）号决议，呼吁制定《反对体育运动中的种族隔离国际公约》并成立一个临时性的组织委员会。最终，1977 年，联合国通过了《反对体育运动中的种族隔离国际公约》。这也促使国际奥委会必须把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国家驱逐出奥林匹克大家庭，当时主要就是南非。联合国自身并不反对体育运动，其只是认为，为了保护运动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的人权免遭非法侵害，抵制也是必要的。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实践证明，国际奥委会已经把保护人权作为一项重要的问题来加以对等。譬如，在利用体育运动促进人权发展方面，消除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艰巨运动也在体育运动领域得到了体现。由于南非实行种族隔离政策，在联合国有关决议的支持下，国际社会开始在经济和政治上对南非实行制裁。迫于法律的压力，1960 年，国际奥委会禁止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参加罗马奥运会，1970 年，国际奥委会取消了南非奥委会的会员资格，直到 1992 年，取消了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才获准参加巴塞罗那奥运会。在南非废除种族隔离政策前，国际奥委会不允许南非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因为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是与《奥林匹克宪章》的精神相违背的。通过国际奥委会不间断地限制和实施反种族隔离运动，也彰显了国际体育法律制度在迫使南非政府在国际体育运动领域放弃种族隔离政策方面的作用，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国际体育法律制度的权威性及合法性正在逐渐得到认可。1991 年，南非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最终南非废除种族隔离政策的结果也表明，国际奥委会以及国际体育联合会的措施有助于在体育运动场内消除种族隔离制度以及保护人权，但对于体育场外的人权保护制度能够做出多大贡献就需要时间来加以证明了。

还有两个非常典型的国际体育运动政治化的研究对象，也即奥运抵制和奥林匹克休战。作者认为，鉴于这两部分内容的重要性，有必要单独进行研究。

## 2 奥运会抵制与政治工具

国际体育运动中的抵制是很常见的，而奥运会抵制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尽管远离政治一直是奥林匹克运动的一个追求，但是现实中的奥林匹克体育运动又常常不可避免地渗入政治因素。譬如在 1956 年墨尔本奥运会前，由于苏联出兵入侵匈牙利，为抗议

帝国主义者参加以和平世界为主旨的奥运会，有些国家如西班牙、瑞士和荷兰，拒绝参加本届奥运会。埃及、中国和伊拉克则是因为抗议以色列介入苏伊士运河，也选择了以退出本届奥运会的方式表示抗议。其他的抵制奥运会的事件还有 1964 年印尼和朝鲜抵制东京奥运会、1976 年 30 个非洲和中东国家抵制蒙特利尔奥运会、1980 年美英德瑞澳等国家公开抵制或者拒绝参加莫斯科奥运会、1984 年苏联及一些东欧国家抵制洛杉矶奥运会等。

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利用奥运会抵制来达到政治目的的合法性本身就有疑问。从国际角度来讲，抵制违反了《奥林匹克宪章》。《奥林匹克宪章》要求不论以何种身份参加奥林匹克运动的人员或者组织都要遵守《奥林匹克宪章》条款的规定，并应遵守国际奥委会的决定，尊重国际奥委会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最高权力。有关实施抵制的国家长期派队参加奥运会，这足以说明其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支持者，也应当遵守《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否则抵制行为就有违利用国际体育运动促进友谊和合作的宗旨。更何况，“奥运会是运动员个人和运动队之间而不是国家之间的比赛”，抵制本身也是与其相冲突的。

不过根据惯例，在体育运动与人权保护以及其他形式的官方种族主义行为作斗争方面，如果遵守类似反种族隔离的国际公约规定，联合抵制通常是能够被接受的。然而，国家因经济地理上或纯粹政治上的目的而强加的抵制行为在国际法上是否有效就需要更加详细的个案分析。尽管具体情节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基本情况是类似的。有关体育组织不能忽视政治决策，但不允许为控制其政策或决议而施加压力，也不许对已被承认的国际活动实施政治上的联合抵制。自从 1980 年和 1984 年奥运会的互相抵制而导致强有力的负面效应以来，国家的实践行动普遍支持这项原则。

需要明白的是，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抵制只有对弱小国家才有用，对于类似苏联或者美国这样的大国来讲没有任何作用，即使对于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前南非政府效果也不是很明显。譬如，对莫斯科奥运会的抵制并没有阻止苏联人继续占领阿富汗，苏联继续不顾美国卡特政府的反对而对外扩展。而在对蒙特利尔奥运会抵制后，带头的非洲体育最高理事会也在 1980 年放弃了对奥运会的抵制，理由是非洲将会因为其运动员参加奥运会而得到更好的支持。事实是，当时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仍然继续存在。

而对于想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来讲，抵制也是不公平和不明智的。作出抵制决定的政府以及对政府行为无能为力的国家奥委会侵犯了运动员的基本民事权利，并且试图从政治角度来操纵运动员的行为，这是不公平的。而参加被抵制奥运会的运动员所获得的成绩也是不真实的，毕竟并不是当时所有的世界级顶尖运动员都参与了有关的奥运会。由于连续发生的抵制事件，奥运抵制被滥用，其结果只能是阻碍了奥林匹克运动的正常发展。

一般来讲，作为利用体育运动干涉政治的一种手段，奥运会抵制有违《奥林匹克宪章》规定的精神，尤其是其剥夺了有关运动员参加比赛的权利。国际法和国际习惯的基本原则表明，如果基本的人权受到了侵犯，那么对人权的保护应该大于参与国际体育比赛的权利，因此如果有关国家认为奥运会主办国的某些行为违反了国际人权法，那么其抵制奥运会的应当被认为是合法和有效的，尤其是其中的某些抵制行为也得到了联合国有关机构的认可，譬如南非种族隔离时期不允许南非代表团参加奥运会就得到了联合国的支持。不过需要明白的是，那些被指责的与奥运会相挂钩的侵犯人权行为必须是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公认的违反人权的做法，譬如得到了联合国的认可或者指责。如果仅仅是由于某些国家的内部指责而就抵制奥运会的话，其合法性就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否则就有可能会出现滥用抵制来达到政治目的的现象。不管怎样，有一点需要明白的是，抵制体育比赛就剥夺了有关运动员参加体育运动的权利和机会，这是有违《奥林匹克宪章》的基本原则的。

### 3 奥林匹克休战与国际和平

体育是世界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不同信仰沟通的桥梁。体育是一门全世界都能附带使用的语言，它可以让不同种族、背景、宗教信仰、经济状况的人走到一起，并且可以让人们学到和解、配合和宽容，对促进交流和维护世界和平具有积极意义。

奥林匹克运动的目的之一就是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与和平共处。公元前 9 世纪，古希腊处于战争状态的三个国家的国王签署了一个有关奥运会期间休战的条约，确保有关的运动员、艺术家和其家人能够平安地参加奥运会以及顺利返回各国家。现代奥

林匹克充分利用了“奥林匹克休战”（Olympic Truce）这一古老的奥林匹克精神并加以发扬光大，因此，借助这一全球公认的概念，国际奥委会希望能够鼓励政府首脑采取维持和平的行动，调动年轻人发扬奥林匹克精神，促使敌对国家之间进行对话，以及对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提供人道主义帮助。而从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奥林匹克休战就是为冲突各方提供一个对话、和解和解决争议的机会。也即，在一个充满战争与对立的社会里，奥林匹克休战体现的是通过体育运动和奥林匹克精神建设一个更加美好和和平的世界。

1992 年，为保障奥林匹克休战的顺利进行，国际奥委会采取了第一次行动，也即呼吁所有的国家和国际/国内体育组织在奥运会开幕前 7 天到结束后 7 天内遵守奥林匹克休战的规定，并同联合国协商允许前南斯拉夫运动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巴塞罗那奥运会。自从 1993 年第 48 届联合国大会起，联合国就不断以大会宣言的形式表明其对奥林匹克休战的支持态度，在每届奥运会开幕前通过类似“通过体育运动和奥林匹克精神建设一个和平和更加美好的世界”的决定。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第 27 届奥运会前，联合国 180 个成员国于 1999 年一致通过了名为《通过体育运动和奥林匹克精神建设一个和平和更加美好的世界》的“奥林匹克休战”提案，同时也创造了联合国历史上的一项纪录。在每次夏季和冬季奥运会开幕前，联合国都要审议同“奥林匹克休战”有关的议题[15]。据此，联合国要求其会员国应单独或者共同遵守奥林匹克休战，其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目标是一致的，也即，通过和平和外交方式解决国际冲突，承认国际奥委会在促进人类共存和国际谅解方面的重要性。恰如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所言，“奥林匹克精神也是联合国的精神，即宽容、平等、公平竞争以及和平，其中和平是最重要的。”

具体来讲，1994 年被联合国命名为“国际体育运动和奥林匹克精神年”，其遵守奥林匹克休战的呼吁使得前南斯拉夫运动员参加了法国利勒哈默尔冬奥会。国际奥委会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对仍处于战争状态的萨拉热窝进行了访问，表达了其与这个曾经举办过 1984 年冬奥会的城市团结一致的态度。1995 年，国际奥委会主席出席了联合国代表大会，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1998 年日本长野冬奥会期间，与会各国对奥林匹克休战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伊拉克战争，联合国派遣的调解代表团和伊拉克政府签署了一个谅解备忘录。1999 年，有 180 多个联合国会员国表明支持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有

关奥林匹克休战的决定，而在有 150 多个国家的和政府的首脑参加的 2000 年联合国千年峰会上通过的“千年宣言”包括有支持奥林匹克休战的内容。同年的悉尼奥运会开幕式上，在同一个朝鲜半岛旗帜的指引下，南北韩代表团共同进入了体育场。此后的盐湖城东冬奥会、雅典奥运会以及都灵冬奥会前，联合国都通过了类似的决定，要求其成员国与国际奥委会进行合作，和平解决可能发生的任何争端。联合国之所以支持奥林匹克休战，是因为其相信，奥运会培养的是国家之间和平共存而不是强烈敌对的理念。通过实施奥林匹克休战，整个世界借助奥运会加强了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

为了能够更好地遵守奥林匹克休战，国际奥委会在 2000 年 7 月成立了国际奥林匹克休战基金会（International Olympic Truce Foundation，简称 IOTF）。作为一个隶属于奥林匹克运动的非政府组织，IOTF 的目的是推动发展维持世界和平、友谊和理解的奥林匹克精神，尤其是促使古希腊的奥林匹克休战得以继续发展；通过体育运动、文化和奥林匹克精神以及联合所有的该领域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并借助教育科研规划以及促进奥林匹克休战的交流行动来阻止有关冲突的发生和解决有关争议。

在联合国组织内部，体育运动也正在被认为是促进发展和和平的重要工具之一。联合国一向重视体育运动在当今社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于 2003 年 11 月通过第 5815 号决议，也即“体育运动在推动教育、健康、发展和和平中的作用”，并将 2005 年确定为“国际体育运动年”（IYSPE2005）。2004 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敦促各国政府考虑如何更加系统地把体育运动纳入到改善人们生活状况的规划内，对那些生活在贫穷、疾病和冲突中的儿童更是如此。在武装冲突中的难民和其他人用来消除痛苦不幸以及冲突后的和平重建和治愈战争创伤方面，体育运动被认为是一种相对简单和节俭的方式。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所说，2005 年“国际体育运动年”旨在宣传体育在推动社会教育、人类健康、世界发展与和平进程中的作用，必将加强联合国与国际奥委会之间的密切合作，通过体育和奥林匹克运动来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促进全世界的平等、和平与发展。可以讲，2005 年国际体育运动年被认为是利用体育运动促进和平发展的一个理想平台。

**4 北京奥运会与人权政治化问题**

2001 年 7 月，北京获得了 2008 年第 29 届奥运会的主办权，与此有关的各种筹办问题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尽管北京奥组委有关人员经常声称不应当把奥运会与政治问题结合在一起，但是事实是北京获得奥运会主办权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得人们自然而然地把其与政治化联系在一起，北京奥运会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政治问题。譬如在 2001 年 7 月出席国际奥委会第 112 次莫斯科全会的北京申奥代表团成员中，就包括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以及担任北京奥申委代表团团长的北京市市长刘淇等政界人士，当然中国奥委会本身就是一个政府机关的性质也表明中国的体育运动更是与政治密切相关。鉴于篇幅所限，本部分内容以人权政治化为主要讨论对象。

如果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来讲，人权问题不应当被看作是政治问题。但是在人权问题日益政治化的当今，人权确实又是与政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北京两次申办奥运会的过程中以及获得 2008 年奥运会主办权后，西方国家的媒体和反华人士就不断以中国的人权问题为由来反对北京主办奥运会。譬如，《纽约时报》在对北京申奥成功仅有的 5 篇报道中，每一篇都提到了中国的人权问题。尽管如此，在 2001 年负责选举举办 2008 奥运会主办城市的国际奥委会 112 次全会上，时任国际奥委会的 105 个委员中有 56 人将 2008 年奥运会的主办权投给了北京。在投票之前，委员们审查了由国际奥委会评估委员会所作的评估报告，该报告对每个申办城市成功举办奥运会的必要技术条件和要求进行了评估。尽管评估委员会的权力限制在技术设备方面，但是在其 2008 年第 29 届奥运会评估报告中也明确指出，忽略公众对诸如人权等政治焦点问题的争论是不可能的。与其对人权问题进行阐述还不如承认该事实的存在，但是其还是建议国际奥委会委员们在做作出自己的选择时要考虑申办国家的人权破坏情况。

国际奥委会最终选定北京作为 2008 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这种选择意味着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们承认中国存在某些违反人权的事实，但是这个问题可以忽略不计。问题的另一方面就是，委员们没有意识到，北京申办成功可能事实上会推动中国人权的发展而不是破坏人权的状况。不管怎样，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还是认为，“奥运会在北京举行将可以有效地促进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和社会关系。”诚然，如果按照国外媒体所言，

中国的人权现状可能会存在某些问题，但是即便如此，这也是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出现的一个问题。一句话，与北京奥运会促进我国人权发展相适应的是，中国应当完善自己的人权法制现状，进一步加强对国民人权的保护，同时也要积极参与国际人权的发展和改善过程，而不要给别人留下大国不负责任的口舌。不管怎样，可以预料，在北京筹办和举办奥运会的全部过程中，“人权问题”仍将是政治斗争的一个焦点。

《奥林匹克宪章》明确规定：从事体育运动是人的权利，每一个人都应有按照自己的需要从事体育活动的可能性。北京奥运会同样应当充分体现保护体育人权的丰富内涵。根据现代奥运法治的权利趋向和适应北京奥运营造良好法律环境的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我国当前的整个体育法制建设尤其是奥运立法中有必要格外强化尊重人权的理念，突出保护人权的价值取向与核心地位，以此指导各种奥运立法与执法活动。

**5 结语**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奥林匹克运动和政治是不可分的，这已经得到了普遍认同。而从上面的实例也可以看出，政治对奥林匹克运动是有着深刻影响的。政治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显然它也存在于体育领域。政治和体育应该共存并建立一种相互尊重的关系[15]。正是基于国际体育运动与政治力量之间这种关系，才促使国际体育组织建立并加强了和联合国、地区性政治机构（譬如欧盟和非洲统一组织）以及直接介入体育运动和青少年教育领域的政府间或非政府机构的合作。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诞生之初的那段时间，国际政治格局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以及与殖民地人们之间的矛盾；一战后随着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成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开始成为主要矛盾，这一时期与国际体育运动有关的政治问题也多与这些矛盾有关。二战后国际政治格局有了新的变化，首先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近日来冷战对峙阶段，其次是 60 年代大量新独立国家的兴起也使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加剧，再次是 70 年代开始持续到 80 年代的美苏争霸。尽

管国际政治环境不同了，但政治问题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影响从未停止过，而且这种影响同样是与当时的国际政治热点问题相关联的。

体育竞技场上升国旗、奏国歌已经成为体育传统的一部分，这也激励着运动员为国奋斗的精神。有关国家之间利用体育运动建立或者恢复外交关系也并不必然有违奥林匹克精神，利用体育运动来获得外国的正式承认也是国际法加以鼓励的做法，只要体育政治化没有达到滥用的程度即可，否则过渡宣传体育运动所带来的政治目的就有可能违背奥林匹克精神或者《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不过事实是，尽管有关国际体育组织的目的是尽力在国际体育组织规则许可的范围内控制体育运动的政治化，以免体育运动被某些国家政府加以滥用，确保对国际体育运动的政治干涉不得有违奥林匹克精神或者损害有关运动员的权益，但是体育运动的政治化仍然在继续发生。

一句话，无论如何，政治这一术语在其广泛的意义上一直是奥林匹克的一部分。奥林匹克运动不可能如一些人所称的独立于政治。它们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因此也像其他所有人类活动一样受到社会制约。

（黄世席：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文章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编者注：本文载于网络时注释缺失。原文链接：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_Detail.asp?ArticleID=44109&Type=mod）

【返回目录】

# 【思】

## 7-5 阿兰·汤姆林森、朱尔斯·博伊科夫：奥委会的傲慢与偏见

**“在如今这个经济前景晦暗的时期，打动所有人类的运动精神正是我们需要的东西。但可悲的是，在华丽背后，这一组织的傲慢和冷漠实在已经让人见惯不惊。”**

当欧洲还处在经济动荡的水深火热之中，伦敦却正在为国际友好精神的奢华盛宴做着准备。数周后，这个城市将会举行 2012 年夏季奥运会。

但在精彩运动和世界和谐的盛况背后，铁拳政治和残酷的经济状况大行其道。处在核心地位的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其任务是推动奥运会的发展，并决定举办地址。虽然国际奥委会间或因为其委员受贿或享受非法招待而丑闻缠身，但这类令人感到不堪的问题还是把我们的注意力从更深层次问题上转移开了，即它在本质上是一个精英化的、专横的、泛着铜臭气的组织。

虽然国际奥委会给自己冠以“奥林匹克大家庭中各方合作的民主催化剂”这一美名，但它事实上是由全球人口中的极少数特权阶层所控制。历史上也是一直如此。当皮埃尔·德·顾拜旦男爵（Baron Pierre de Coubertin）在 19 世纪 90 年代重新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时，他集合了一批王公贵族来为运动会进行协调。最终，国际奥委会向富有的商业领袖和前奥运会选手敞开了自己神殿的大门。而直到 1981 年，女性才被允许成为委员。

即使在今天，皇室成员还是在奥委会占有过大比例。105 名奥委会委员中包括以下之流：列支敦士登的诺拉公主（Princess Nora of Liechtenstein），丹麦王储弗雷德里克王子

(Crown Prince Frederik of Denmark)和 沙特阿拉伯王子纳瓦夫·费萨尔·法赫德·阿卜杜勒阿齐兹(Prince Nawaf Faisal Fahd Abdulaziz of Saudi Arabia)。而来自美国的只有三名代表，其中两位是前奥运会运动员。

除此之外，奥委会对主办城市还提出过分要求。比如，主办城市需要改变它们的法律来适应《奥林匹克宪章》(Olympic Charter)的规定。该宪章规定“在任何奥运场所、场地和其他区域都不能进行任何形式的示威游行，或进行政治、宗教或种族宣传。”当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温哥华市在 2010 年举办冬奥会时，该城市颁布的法规规定，任何不“庆祝”奥运会的标语和横幅都属违规。批评奥运会的标牌也被禁止，该项法规甚至允许加拿大官方移除出现在私人场所的这类标牌。

国际奥委会还让主办城市做好奥运相关知识产权的监管工作。于是英国国会通过了《伦敦奥运会和残奥会 2006 年法案》(London Olympic Games and Paralympic Games Act of 2006)，该法案规定将“运动会”、“2012”、“伦敦”等此类词汇用于商业用途属于商标侵权行为。

这种偏执的微观品牌管理显示了另一个问题：国际奥委会已经把奥运会变成了一棵摇钱树。在伦敦，长达 250 多英里的 V. I. P. 专用通道不仅是供运动员和奥委会的大佬们所享，也为企业赞助商所用。甚至连火炬传递也被商业化：奥委会及其企业合作者拿走了 10%的火炬手名额，提供给奥委会相关人士及赞助商的信息技术部员工和市场部员工。迈克尔·R· 佩恩(Michael R. Payne)曾是奥委会的市场总监，他把奥运会称之为“世界上最长的商业广告。”

最令人担忧的，可能是奥委会变相鼓励主办城市的安全部门进行过大投入，并将公共空间军事化。奥委会倾向于青睐那些安全保障强大的申奥城市，而主办城市也常会利用奥运会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在警械仓库中堆满优质的武器装备。

伦敦奥运会按计划将会在 7 月 27 日到 8 月 12 日之间举行，来到伦敦的游客要是到时候感觉自己像是进入了军事装备展览会，那也不足为奇。直升飞机、战斗机和拆弹部队全都整装待发。大约有 1. 35 万名英国军人会进行巡逻，这比目前服役于阿富汗的士兵数量还要多出 4000 人。安全机构已经获得了“星光(Starstreak)”导弹和“长剑(Rapier)”地对空导弹。甚至连奥运会的吉祥物也看起来像是一个有着两条腿的监控摄像机。

让我们明确一点， 确保无恐奥运会并非杞人忧天，这点相当可悲。1972 年，巴勒斯坦的武装团体“黑色九月(Black September)”在慕尼黑运动会上杀死了 11 名以色列运动员和教练。事发后，奥委会主席因坚持“运动会必须继续进行”而臭名昭著。1996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炸弹袭击事件造成了一名观众死亡和 100 多人受伤。即使如此，也不能矫枉过正，而且监控和武器并不是万能药。

安全措施也可能产生相反效果：伦敦居民要是知道国防部正在自家楼房的屋顶上安装导弹发射器，可别责怪他们觉得自己已被动地成为了恐怖分子的首要目标。而且在象征意义上，你最终将很难把穷兵黩武的国家形象和奥林匹克关于和平与理解的理想匹配在一起。

怎么办呢？奥委会承认，奥运会的规模不断升级，其“巨人症”已经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问题。那些浸淫着贵族特权的比赛，比如说马术比赛，应该被摈弃。在这里对安・罗姆尼(Ann Romney)的赛马拉法尔卡(Rafalca)表示歉意，她将参与伦敦奥运会的盛装舞步比赛）。伪历史运动项目像古典式摔跤其实是在 19 世纪被编造出来，同样也该被取消。还可以把启动成本高的运动项目换成资源需求较少的项目。为什么不恢复拔河比赛（20 世纪早期的热门赛事）或增加更多田径赛项目，像越野跑和山地越野跑？

治理问题是另一个挑战。在 2002 年盐湖城冬奥会的申奥贿赂丑闻出来之后，迫于国会的压力，奥委会成立了一个伦理委员会来监督申奥过程，但该委员会向奥委会的执行董事会汇报，执行董事会仍然拥有最终决定权。

其他值得考虑的措施包括精简奥委会的成员设置，并为管理运动竞赛的各个国际单项运动联盟组提供更多的代表席位。但这两种措施都会继续带来问责问题。

在如今这个经济前景晦暗的时期，打动所有人类的运动精神正是我们需要的东西。但可悲的是，在华丽背后，这一组织的傲慢和冷漠实在已经让人见惯不惊。

（朱尔斯・博伊科夫：美国太平洋大学副教授；阿兰・汤姆林森：英国布莱顿大学教授。翻译：陶梦萦。原文链接：http://cn.nytimes.com/article/opinion/2012/07/11/c11boykoff/）

**【延伸阅读】**

William C. Rhoden：奥运会开幕式的民族主义情绪，原文链接：http://cn.nytimes.com/article/olympics/2012/07/28/c28opening/

【返回目录】



# 7-6 杨利民：假球背后——奥运精神的矛盾和虚伪



**“由此我们终于见识了奥运精神在本质上的矛盾和虚伪。其表现是竞争精神和奥运精神之间的冲突；是理性规则与道德人性之间的矛盾。”**

为了避开遭遇强手而降低夺冠风险，中国羽毛球排名世界第一的顶尖组合于洋/王晓理打了一场彻头彻尾的假球，引起舆论一片哗然。在如此世界大赛上看两队比谁更会输球，说实话，除了啼笑皆非外，感觉还挺开眼界的。

事后伦敦奥组委以“未尽全力争取胜利”为由，取消了包括以上两位中国队员，以及印尼、韩国在内的八名羽毛球员参赛资格。由此舆论又哗然成了一锅热粥。

虽然沸腾热闹，但“粥”里的材料无非两种：一是以违反奥运精神（或称体育精神）为由，认为假球缺乏基本道德；二是以规则在先为由，主张活用策略无可厚非。

我浏览了一些争论者的言论，大多言语铿锵，却只是人云亦云而已。在我看来，此事背后的意义恐怕远超出他们的想象。

自从《奥林匹克宪章》将“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作为奥运精神起，主要需解决的，是来自全球各国运动员的文化差异问题，以宽容的态度，防止狭隘的民族主义激化不同宗族、不同肤色、不同政见、不同信仰之间的矛盾，避免奥运会成为民族矛盾的孳生地。由此奥运会才有可能使全球各国的运动员聚集一堂。毋庸置疑的是，奥运精神对各民族间的融合提供了一个现实样本，对世界各国的团结与和平的贡献有目共睹。但美好意愿和卓越贡献都无法掩盖奥运精神在本质上的重重矛盾，因此也不能改变奥运会在操作逻辑上的虚伪和荒谬。

法国人顾拜旦将一个修道院运动会的口号“更快、更高、更强”注入了现代奥林匹克，于是奥运精神终于没能摆脱西方博弈思维的习惯，使奥林匹克的光环背后始终隐藏着社会达

尔文主义弱肉强食的阴魂，其为各运动项目制定的规则，本身也体现了一种完全相反的竞争精神——只有赢得奖牌才是奥运会表彰运动员的最高形式，也是唯一形式。奥运从不给因遵守奥运精神而失败的运动员发奖牌。因此奥运会实际上一直都只在嘴上主张奥运体育精神，而用奖牌表彰的却是体现优胜劣汰的竞争博弈精神。

在唯奖牌的奥运体系中，在胜王败寇的媒体喧哗中，“更快、更高、更强”还能意味着什么？难道不是指获得奖牌的能力吗？靠斗智斗勇斗策略赢得更强的地位，难道不是奥运会提倡的吗？奥运会已经实现了“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奥运精神，使各国运动员能够在同一个竞技场上公平竞争。但是在“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格言感召下，运动员一边被激发出拼搏奋斗、蓬勃超越的精神状态，一边又在灵魂深处渗透进了优胜劣汰的精神特质。而当国家主义绑架了运动员意志时，对金牌的追逐自然成了运动员们及其国家的唯一目标。

用自己的实力战胜对手是所有运动员的天性，放水输球绝不是运动员的本性。可偏偏这是一个理性主义的时代，采取假球策略都是理性判断的结果，既然假球可以帮助提高摘金夺银的几率，而遵守奥运精神却只能让自己空手而归。孰轻孰重，习惯做理性判断的现代人早已了然于胸。

奥运规则也是被理性引领的结果，为了确保比赛的公平、公正，严守规则来不得半点含糊。但是理性主义却从来就排斥人性与道德的，理性面前只有实用的功利思维，只负责判断如何划算，如何有利。奥运规则就是法律，法律必须人人遵守，且人人平等。因此，唯一能够惩罚运动员的，只能是他们违反了规则。就算触犯某种道德精神有必要惩罚，也该事先将此内容写入规则。在规则以外处罚运动员，本身就已破坏了奥运规则，也破坏了“公平、公正”的体育精神。

问题是，在一个理性主义的时代，道德如何用规则来来界定？此次的假球实在太假，但规则能因此写上“明显假球必须惩罚”吗？谁能判断假与不假？明不明显又如何界定？“未尽全力”的边界又在哪里？所以，规则根本无法将道德精神列入其中，而奥运又必须捍卫道德精神的存在，这就是理性时代的悖论，也造就了奥运逻辑的矛盾。

几乎所有运动会都存在有违奥运精神的策略，比如利用信息不对称迷惑对手；比如利用田忌赛马避实就虚；比如在两个重量级忽胖忽瘦；比如利用心理干扰喊声震天；包括因商业

需要修改规则……这些都不符合奥运体育精神，但却都被认为是“合理利用规则和权力”，运动员和官员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也都没有被社会指责，更没有被罚出局。

于是我们搞懂了假球背后的真实逻辑：你们可以打假球，但别太明显了，否则就是不给观众面子，就是不给奥运会面子，就要受到严厉处罚。由此我们终于见识了奥运精神在本质上的矛盾和虚伪。其表现是竞争精神和奥运精神之间的冲突；是理性规则与道德人性之间的矛盾。它折射出人类理性与道德的不可调和，奥运会同样无法调和这对矛盾，只能一边用奖牌鼓励竞争，一边用口号鼓励道德。于是对过于明显的假球，只能以杀鸡儆猴的方式掩盖矛盾，最终成就其厚此薄彼的荒谬。

奥运的荒谬行为，与人类一边高喊环保，一边消耗地球的逻辑何其相似。这是奥运精神的矛盾，更是这个理性时代的悖论。

从另一个角度看，不少人认为假球对买票的观众极不负责任，他们欺骗了观众，违反了商业契约精神。我只能说，观众买的不是话剧票，不是电影票，观众来看的首先是比赛，不是表演。此次他们看到的正是一场揭示奥运本质的比赛，那些假球正是由奥运会规则演绎出来的怪胎。这虽然不是观众的愿望，虽然球打得出奇的假，但他们见证的奥运精神的矛盾和尴尬却是完全真实的。相反，那些看不出的假球比赛才是充满欺骗性的。如果这次假球构成了商业行为的“欺诈”性，也是由奥运精神的矛盾本质所造成。而当比赛将这种矛盾和尴尬赤裸裸袒露在世人眼前时，奥运会终于恼羞成怒，不惜破坏自身规则和公平、公正的基本精神，来捍卫自己的道德性与合法性，由此反而暴露出奥运会的虚伪性。

作为观众，我对这类假球同样深恶痛绝，也对运动员的表现感到失望和厌恶，但他们只是奥运逻辑的迷失者，是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污染者。但我们更要问罪的，是矛盾重重的奥运精神，是以输赢为唯一判断标准却满口道德精神的虚伪性。标榜体育道德的奥运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歌颂弱肉强食的舞台，而现代的奥林匹克又早已被政治和商业所绑架，其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阴影早已深入骨髓。

此次假球事件让全世界看清了奥运精神的矛盾和尴尬，却没能让一心图谋所谓“崛起”的中国幡然醒悟，非要把奥运会当作国家强盛的展示舞台。而一个靠征服赢得世界的国家，如何赢得世界的尊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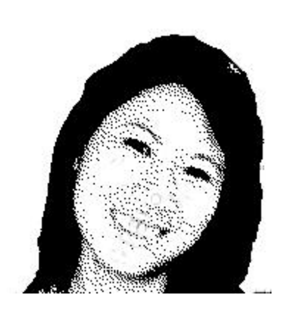
惊闻中国球员再次被祖国出卖，深以为耻，连夜赶写此文，以平心绪。

（杨利民：博客作者。原文链接：
http://blog.163.com/hans_young/blog/static/5753412920127233045567/）

【返回目录】

# 【哲】

## 7-7 吕洁如：奥林匹克运动与奥林匹克主义的哲学研究



**“社会的急遽变化使现代奥运衍生出许多繁复的现象，奥林匹克主义也随着时代精神及现代奥运制度的改变成为运动哲学家们探索、反省的对象。”**

**摘 要**

现代奥运在顾拜旦极力奔走下于 1896 年在希腊雅典举行，成为人类庆祝生命，展现身体、心灵与意志极致结合的最大盛会。经历不同时代精神的洗礼，现代奥运展现出不同既往的样貌，而奥运的运作及发展乃是以奥林匹克主义作为最高指导原则，因此，在改变的过程中，奥林匹克主义也同时受到运动哲学家不断地检视、批判与诠释。本文从奥林匹克运动的缘起与发展谈起，提出奥林匹克运动历经：一、奥林匹克精神的萌芽——古希腊奥运；二、奥林匹克运动的再现——顾拜旦的理想；三、现代奥运的发展——萨马兰奇的革新三阶段。奥林匹克主义的概念源于古希腊文化，在现代精神的洗礼下，展现出积极、崇高的现代主义理想，而随着时代精神及现代奥运制度的改变，奥林匹克主义研究的发展在各阶段呈现出：一、具元始哲学特质的本质性论述；二、概念的阐明与批判及共同主题的形成；三、价值论面向的后设叙事研究；四、多元歧异的各自表述四项特质。由哲学属性来看，奥林匹克主义乃由元始哲学倾向为一种历程哲学；在研究发展上，奥林匹克主义的哲学研究呈现出学术研究的深化与多元化；在学术研究的态度上，则显示出运动哲学研究要求对事理真相“根本究源”的求知态度。

关键词：元始哲学、历程哲学、后设叙事

## 壹、前 言

哲学是一门爱智之学，是对于一切发生的事物进行探究、反省并从思考中理出脉络的求知活动。运动自古希腊时代便被智者们用以实践其哲学，如：主张“身心均衡发展”的柏拉图（Plato, 427-347BC）本人即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与优秀运动员；到了近代，运动更成为哲学家们所关注的焦点，特别在结合恢复「古奥林匹克精神」与现代运动所促成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后。

现代奥运在顾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 1863-1937）的极力奔走下，于 1896 年在希腊雅典举行，成为人类庆祝生命，展现身体、心灵与意志极致结合的最大盛会。经历不同时代精神的洗礼，现代奥运展现出不同既往的样貌，而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及其组织运作乃是以奥林匹克主义作为最高指导原则，因此，在改变的过程中，奥林匹克主义也同时受到运动哲学家不断地检视、批判与诠释。

有鉴于此，本文首先透过奥林匹克运动的缘起与发展，介绍各个阶段所展现的时代意义与精神意涵，继而探讨奥林匹克主义的哲学研究进程。

## 贰、奥林匹克运动的缘起与发展

奥林匹克动会乃当今世界上最盛大的体育运动集会，这场盛大集会是古希腊的精神遗产在融入现代文明后孕育而成。

### 一、奥林匹克精神的萌芽——古希腊奥运

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名源于神圣之地－奥林匹亚（Olympia）。古希腊时代，此地乃希腊人民举行祭典以膜拜天神——宙斯（Zeus）之地，但也是极具战略价值的是非之地，各城邦间

的争夺导致奥林匹亚战火连绵，更影响祭典的举办。为了城邦间的和平，在德菲尔（Delphi）神谕的指示下，伊利斯（Elis）国王乃与斯巴达等诸国达成奥林匹克庆典的协议。

（一）运动竞赛作为宗教仪式

宗教与神话在希腊人的生活和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希腊人认为，只有将人类最美好的超群力量、健壮的躯体、高超的技艺、勇猛的意志、真诚善良的道德全部献给诸神，才能表示自己对神的崇敬和感激，才能实现美好的愿望。因此祭神活动在古希腊人的生活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而这种对神明顶礼膜拜，在祭坛前向神灵奉献最精湛的技艺，显示躯体和精神的健美，后来就逐渐形成运动赛会。[1]

（二）运动会成为和平理想的实践

每隔四年的春天，负责筹划运动会的伊利斯城会派遣三位神圣的司仪宣告运动会的日期，他们到各个城邦的会议上宣读该届奥运会的邀请书，以及奥运会神圣休战协议，在这段神圣的和平时期，不可以进行任何军事进攻、不可以审判案件、不可以执行死刑，目的是为了保证运动员与观众能安全抵达奥林匹亚，其协议条款于第一届奥运会时制定，铭刻在一个巨大的金色铁饼上，悬挂在奥林匹亚的赫拉神庙内。[2]

（三）运动员作为卓越身心的典范

对于选手的参赛资格，订有高标准的身分要求，参赛选手必须是纯正希腊血统、具自由人身份，且未曾犯罪的男子。在基本条件吻合后，参赛者首先要通过一个宣誓的净化仪式，之后便要在会前进行个十月的严格集训，以便挑选出身体健壮、运动技术高超者参加竞赛。因此，参赛者除俱备优的身体条件外，更重要的是个人身份及德性。

（四）运动展演作为美的体现

比赛规定必须裸体竞技。所有运动员必裸体并涂上橄榄油，使肌体在阳光下褶褶生辉以展现健美体态。[3] 希腊人的最高理想为全德（excellence），全德的概念包含身体与精神两方面，其所追求的是，使一个美的精神寄存于一个美的身体中，他们相信精神之美必定反映在美的肉体之上。[4] 裸体竞技正是要展现出精神与肉体的极致之美。

（五）运动成为文化与教育的媒介

所有人在五天至七天的运动会其间共襄盛举，[5] 有国王、将军与政治家，也有哲学家、艺术家与教育家。古希腊教育的三大基础为哲学、音乐与体育运动，而奥林匹克运动会除了运动竞赛，亦有辩论活动、诗歌朗诵与艺术创作，因此，奥运会也成了希腊文化的时空汇聚点，以及古希腊教育理念的宣扬媒介。

古代奥运之所以能够扮演和平大使的角色，以及对运动员资格的严格限定，乃因这是一场祭神的典仪，运动在古希腊的宗教节日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希腊人相信透过运动竞赛来展示人类最精湛的天赋能够获得神的认可。这个为和平而竞争的运动庆典，恰恰反映出古希腊人的生活哲学以及希腊文明的精神。

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共举行了 293 届，横跨希腊与古罗马帝国时代，由于奥运会本身的质变以及宗教信仰上的冲突，公元 426 年古罗马帝国国王迪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下令禁止。

二、奥林匹克运动的再现——顾拜旦的理想

十九世纪末，欧洲各国陷入民族国家间领土扩张的纷扰中，法国顾拜旦爵士鉴于普法战争失败的反省，在对古希腊时代体育运动精神的向往，以及英、美现代竞技运动形式的吸引下，开始奔走游说各国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沈寂一千多年的运动盛（圣）事终于在 1896 年重现。

顾拜旦认为现代奥运是古代奥运的复兴，因此极欲呈现奥运会的仪式一宗教（Cultic-regious）意义，除了维持古希腊时期每四年举办一次运动会外，更设有开闭幕仪式以延续古代奥运会的祭祀典仪，藉此保留其宗教形式。并提出，古代运动员参加奥运乃在于透过竞技以荣耀众神，现代运动员则在于荣耀其国家、种族，过去的宗教信仰在此转化为一种情操，运动员则成为有信念的宗教式运动员。[6] 此外，顾拜旦认为古代奥运会的精髓乃是希腊人“藉由运动启发人类精神、心智发展的教育方式”，因此，除运动赛会外更要注重文化、教育活动的进行，这也是顾拜旦复兴奥运的最重要理念。

顾拜旦对于奥林匹克运动会抱有相当崇高的理想，除了承袭古代奥运精神，更关注当时体育运动的情势。当时的体育运动虽然在自然主义（Naturalism）思潮的推波助澜下开始蓬勃发展，却也产生一些问题，首先，由于运动项目本身的差异性导致各个运动组织产生不一致的观念且时有争议；其次，资本主义（Capitalism）观念进入运动领域，职业运动员的产生

对于崇高的业余运动精神产生极大冲击。有鉴于此，顾拜旦在举办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同时亦成立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期望透过一个强而有力的中心组织进行整个奥林匹克活动的筹划，并与其他运动组织进行协调以达成奥林匹克活动目标。为了实践奥林匹克理想，顾拜旦坚持组织与奥运会在政治及经济上的独立性。顾拜旦认为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之所以解体，竞技者职业化是重要原因之一，是故，保卫业余精神成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重要任务，而业余身分亦成为运动员作为卓越典范的基本要求。

现代奥运是在恢复古希腊文化精神并赋予时代感的基础上所创立，也是顾拜旦复兴奥运理念的具体化，奥林匹克运动不只是运动竞赛，而是蕴含着对人的教育之理想。

三、现代奥运的发展——萨马兰奇的革新

顾拜旦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心愿终于实现，但其崇高的理想在落入现实环境时，却也遭受许多的问题与质变，最具冲击性的便是两次大战造成三届运动会停办。除此之外，尚有当时多变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政治上，由于东西方冷战产生的政治干预，如：慕尼黑奥运的恐怖活动、莫斯科奥运的杯葛事件；经济上则面临商业介入所展生的弊端；而运动员业余资格的争议更冲击着奥林匹克的核心精神。种种问题污染着奥林匹克运动会，也使得奥林匹克理想遭受巨大的挑战，直到第七届国际奥委会主席安东尼奥·萨马兰奇（Juan Antonio Samaranch, 1920-）上任后，将危机化为一股活水源头，让现代奥运迈向新的里程碑。萨马兰奇的作为可分为两部分说明：

（一）针对奥林匹克运动所面临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了大规模的变革

萨马兰奇认为，原来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张政治上不同政府联系、经济上不谋利的“独立性”原则已不适应新时期的需要。他的新主张是，政治上，强调体育运动不应听命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指挥，但承认政治对体育的作用。因此，透过协商以变通方式提高奥运的参与，如著名的“奥运模式”。透过联合国促成全球国家支持“现代奥林匹克休战协议”和通过“国际运动和奥林匹克理想年”。经济上，在自足原则下肯定商业化行为。如：执行“奥林匹克计划”寻找赞助商并将盈余分配给国家奥委会、国际运动总会和团结基金。

（二）融合新时代精神革新奥林匹克传统






萨马兰奇面对及接受职业运动员长期存在于奥运会以及职业运动能够维持高竞技水平的事实，修订业余精神原则，接受职业运动员参赛资格。[7]此外，积极落实奥林匹克精神的普世性价值，除了高竞技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外，更推广全民运动以及提升女性参与权。

现代奥运由一个崇高理想出发，走过危机、低潮与蜕变，历经一世纪的淬炼，至今依然是人类最为盛大的生命庆典。

## 叁、奥林匹克主义的一般诠释

“奥林匹克主义”（Olympism）为奥林匹克活动的最高精神指标，乃由顾拜旦于 1894 年提出，并在 1914 年第一次正式明订于《奥林匹克宪章》中，以作为整个奥林匹克活动的基本原则。其宗旨在于推广运动，藉此促进人类和谐发展，并建立一个维护人类尊严与和平的社会，而终极理想乃在于彰显人类的存在价值。

从字义上来解释，主义可理解为意识形态（ideology），而意识型态乃是用象征符号以作为表达的观念和信仰体系，从中形成一种观看事物的方法。[8]通常是一组用来解释社会应当如何运作的观念与原则，并且提供某些社会秩序的蓝图。主义的形成必定是具有某个目标，以及达成目标的手段，除具备抽象的教条、理想、目标外，更具备实践性的政纲、策略、机制与程序。由此便不难理解奥林匹克主义为何同时具备概念与实践的内涵。

当然，作为奥林匹克活动的指导原则，具有明确概念的奥林匹克主义不容或缺，目前，国际奥委会于《奥林匹克宪章》中对奥林匹克主义所下的定义为：

> “奥林匹克主义是提升并结合身体（body）、意志（will）与精神（mind）三者为一以及追求整体均衡的人生哲学。奥林匹克主义将运动（sport）融入文化与教育中，追求创造一种基于努力而获得喜悦的生活方式、追求一种具有良好典范的教育价值，及尊重众所公认的基本伦理原则。”[9]

奥林匹克主义的理想与原则均根植于运动，而由上述定义可见：第一，奥林匹克主义视人类为具有主动能动性的存在个体；第二，奥林匹克主义相信有一个适合全人类的普世性（universal）价值，透过运动将能体现此一价值；第三，奥林匹克主义将运动设定为一个具



文化教养的竞争场域，以作为人类追求卓越的表现，而人类的存在价值便是在追求卓越的过程中彰显。

## 肆、奥林克主义的哲学研究

顾拜旦在第一届奥运会举办时创造奥林匹克主义一词，并将其定位为生活哲学（philosophy of life）。[10] 虽是如此，对于“什么是奥林匹克主义？”却从顾拜旦生前就一直饱受争论。Lamartine DaCosta 在《永不结束的故事：奥林匹克主义的哲学探讨》一文提到，从哲学面向进行的奥林匹克主义研究，可分为为四个主要研究时期，第一阶段起于 1894 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举行；第二阶段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第三阶段于 80、90 年代；第四阶段则是出现于千禧年之后。[11] 研究所关注的焦点，以及研究态度、立场与取向在不同阶段各有特色，有些研究进路集中在一个时期，有些则是与其他进路并置。

一、具元始哲学特质的本质性论述

在奥林匹克主义的草创时期，对于奥林匹克主义的内涵主要来自顾拜旦个人的阐释，而顾拜旦拒绝一种过度的系统性陈述，他认为“奥林匹克主义不是一个系统，而是一个精神状态（state of spirit）”，[12] 由于这种缺乏系统性的陈述，造成用语的不精确及定义上的模糊暧昧，这在传统哲学中是不被接受的。

对此的合理解释，是将这时的奥林匹克主义视为如同古希腊先哲般的元始哲学（Protophilosophy）。[13] 希腊的先苏哲学家试图解释世界的本质，顾拜旦则试图解释奥林匹克主义的文化根源。概括而论，这个时期的奥林匹克主义出自顾拜旦的个人论述，而其论述则是撷取自古希腊文化与运动（athleticism）所蕴含的价值及哲学立场，从而使奥林匹克主义倾向于一种元始哲学的本质性论述。

二、概念的阐明与批判及共同研究主题的形成

1961 年国际奥林匹克学院成立，学者纷纷开设讲座阐述奥林匹克主义，在这个阶段，奥林匹克主义多以不同的术语呈现，像是将其当作“理念”、“哲学”、“理想”、“信条”、“意识型态”等等。如：Jacbo Burckhardt 认为，“完美以及合谐的古希腊价值是顾






拜旦奥林匹克‘哲学’的基础”；Otto Szymiczek 则将奥林匹克“理想”视为教育青年的工具。[14] 多样的用语形成许多不同的概念，但总体而言，论述皆偏向阐扬奥林匹克的正面价值。

国际奥林匹克学院的成立使奥林匹克主义进入正式的学术研究阶段，而此时，为使奥林匹克主义更切合哲学研究的旨趣，不少学者开始针对用语及概念的暧昧性进行哲学批判。首先发难的 Hans Lenk 认为，奥林匹克主义概念的含糊肇因于奥林匹克的众多价值在重要性上缺乏次序（order），而这些价值在实践上也缺乏明确性。因而主张让运动进入贵族学校，以实践透过运动达成身心健全以及运动之美的奥林匹克理念。[15] 更以哲学人类学观点的诠释奥林匹克主义，提出奥林匹克运动员就是奥林匹克理念的具体化。[16]

Nikolaos Nissiotis 则开启对顾拜旦的批判，针对顾拜旦将奥林匹克理念视为宗教，他提出奥林匹克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围绕着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理念有如宗教（religious-like）却非宗教。[17] Nissiotis 也以异于顾拜旦的方式结合现代奥运与古代奥运，他指出奥林匹克理念乃企图揭示隐藏着的“生命的更高实在”（higher reality），并提供一个基于“调和人类内在精神的相对力量”的运动赛会。[18] 由此形成一个“作为生命本身”（life itself）的希腊哲学，而不是“作为生命理论”（a theory of life）的希腊哲学。换句话说，Nissiotis 提出存在主义式的奥林匹克主义概念，以反对顾拜旦的理想主义（Idealistic）主张。[19] 由此开始，奥林匹克主义研究开始具批判性思考，也形成共同研究的主题。

三、价值论面向的后设叙事研究

80 至 90 年代，奥林匹克议题的学术研究产量愈来愈多，除了奥林匹克学院，更有来自不同学术团体的研究者，奥林匹克主义被不断地再检视与再定义，形成多面向的广泛表述及高度水平的学术论辩。这个时期，将奥林匹克主义视为哲学已广为接受，不再出现反对声音。研究主题聚焦在价值论面向（axiological dimension）并具有一项特质，即那些足以支持奥林匹克主义论点的奥林匹克价值研究皆是一种后设叙事（metanarrative），如同 During 和 Quantz 所主张的，奥林匹克价值推论的有效性是由于这些价值符合顾拜旦的奥林匹克主义以及现代奥运所颂扬的形式。

奥林匹克价值的阐释，一直以来是由古希腊运动的艺术及文化表现来诠释。从价值挪用的观点检视发现，若将古今的价值内涵相较，则奥林匹克主义把这些源于古希腊运动的价值



挪用至现代是的适切性值得怀疑，例如：奥林匹克宣扬卓越（excellence）、和平与国际理解（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但蕴涵古希腊社会中的统治及等级制度的卓越概念，与当代提倡平等主义及和谐的和平及国际理解概念是明显互斥的。

不过，从另一个视角检视则形成不同结论，DaCosta 认为上述问题是一个“在不同时代中，将一个文化的价值转移至另一个文化”的问题，根据 Miquel de Moragas 对奥运仪式的研究指出，象征与理念会在文化适应（cultural adaptation）下产生同化，而这将会开启文化及文化认同之间的对话，因此文化转移是可能的。[20] 前述的“价值挪用”应如此理解：运动（包括奥运）是一种价值媒介，价值转移便是在运动（或运动赛会）中进行。以“奥林匹克人”（homo olympicus）的概念为例，此概念得自顾拜旦，与尔后由 Lenk 与 Nissiotis 所提的“完美的人”（perfect man）之概念比较，发现后者正是将奥林匹克人概念正当化的潜在概念，由于部份的概念同化而产生价值转移。另外，由 Lenk 于 80 年代中期提出的“奥林匹克人”（Olympic man）也可看出，这不只是一个挪用自古希腊的概念，而是作为一个当代的经由历史建构成的概念。

四、多元歧异的各自表述

2002 年，丹麦 Aarhus 大学以“后奥林匹克主义？21 世纪中的运动探究”为名举办国际研讨会，并以同名集结成书，此次的发表之所以必须辟为一个新取向，实因其在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思潮影响下，研究观点与方法更为多元、歧异而自成一格。同样是支持以奥林匹克理想为原则的研究，其评论的观点却可能来自不同的学科训练、哲学及意识形态。

后奥林匹克主义的研究取向可从三方面来理解：第一是将后奥林匹克主义作为一个“时期”（a time period; an era or epoch）的探讨，如：顾拜旦描绘出的奥林匹克主义理想，被后人以各种方法改变的那段“改变了的时期”；第二是将其解释为一种“类型”（type）或“风格”（style），如：现今奥运会展现的庸俗、商业化与枯燥形式；第三是作为一种探索、解释、书写及研究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方法”（method）。[21]

针对整个奥林匹克主义在哲学研究方面的历史演进，DaCosta 提出一个历程哲学（Process Phiosophy）的解释，历程哲学为 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的后期哲学思想，主张现实世界就是一个过程，“‘一个现实实有（actual entity）是如何生成的’也就构成了‘那现实实有是什么’……其‘存在’（beings）由其‘生成’（becomming）

构成。”[22]的确，由后期的奥林匹克主义哲学研究往回看，每一时期的论述皆蕴含着前期的思想概念或立场、主张，而大量的后设叙事研究更支持着 DaCosta 将奥林匹克主义视为一种历程哲学。

研究者则从上述讨论提出，由整个研究发展来看，从作为元始哲学的草创期开始，历经开启批判性思考与形成共同研究主题，到关注价值论议题的后设叙事研究，及后奥林匹克主义研究阶段，奥林匹克主义的哲学研究呈现出学术研究的深化与多元化；在学术研究的态度上，由对顾拜旦言论的附和，历经精确的概念阐释，以致对顾拜旦言论的批判与挑战，尔后更深化与丰富奥林匹克主义的哲学意涵，也显示出运动哲学研究要求对事理真相「根本究源」的求知态度。

## 伍、结语

奥林匹克主义的概念源于古希腊文化，在现代精神的洗礼下，展现出积极、崇高的现代主义理想。而社会的急遽变化使现代奥运衍生出许多繁复的现象，奥林匹克主义也随着时代精神及现代奥运制度的改变成为运动哲学家们探索、反省的对象。由哲学属性来看，奥林匹克主义乃由元始哲学倾向为一种历程哲学；在研究发展上，奥林匹克主义的哲学研究呈现出学术研究的深化与多元化；在学术研究的态度上，则显示出运动哲学研究要求对事理真相“根本究源”的求知态度。

**注释：**

1.当时最主要祭祠神明的四大集会活动，有祭献天神宙斯的奥林匹克运动会（Olympic Games）、祭献太阳神阿波罗的皮西安运动会（Pythian Games）、祭献海神波西顿的依斯米安运动会（Isthmian Games）以及祭祠大力士神海克拉斯的尼米安运动会（Nemean Games）。

2.托尼佩罗蒂提（Tony Perrottet）着，《天体奥运：你所不知道的古代奥林匹克故事》（The Naked Olympics: The True Story of Olympics Games）（消雪译）（北京：燕山，2005），29-30。

3.托尼佩罗蒂提（Tony Perrottet）着，《天体奥运：你所不知道的古代奥林匹克故事》（The Naked Olympics: The True Story of Olympics Games），2。

4.古希腊社会中，美与善（道德）的概念是不分的，「最美的艺术作品，照希腊的意义来说，不仅面对形体要感觉到最适合的和谐感，对道德要感觉到最适合的和谐感，即当使眼或耳感觉到至乐时

也要有一种力量使灵魂感觉到优美，这种优美就是当时希腊道德的特质。」狄金森（G. L. Dickinson）着，《希腊的生活观》（The Greek view of life）（彭基相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106-111。

5.虽言所有人共襄盛举，但在当时阶级制度严明的社会，有两种人无法参加运动会，一种是奴隶，另一种是女人。

6.Girginov, Vassil and Jim Parry 着，《解读奥林匹克运动会》（The Olympic Games Explained）（许立宏译）（台北：中华奥林匹克委员会，2004），9-10。

7.1981 年萨马兰奇修改《奥林匹克宪章》有关条文，去掉「业余」一词，并且委托各国际单项体育协会制定自己的条款准则，由该协会确认参赛选手是否符合业余原则。只要该协会认可，国际奥委会也予以同意。1990 年 11 月，在东京国际奥委会第 96 届会议上，再次修改《奥林匹克宪章》，明确规定运动员参赛资格为：一、尊重公正比赛和非暴力精神，并在运动场上表现出来；二、不使用国际奥委会或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规则禁用的药物和方法；三、尊重并遵守国际奥委会医务条例；四、在奥运会期间不允许以本人的名字、图像或比赛成绩用于广告目的；五、报名或参加奥运会不应取决于任何经济上的考虑。从此，业余原则完全从《奥林匹克宪章》中消失，却没有改变奥林匹克运动的性质，现在奥运会依然不对获奖运动员进行任何物质奖励，这是区别于其他大赛，特别是大奖赛的一个重要特点。

8.洪鎌德，《当代主义》（台北：扬智，2004），2。

9.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Olympic Charter (Lausann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2010), 9.

10.Lamartine DaCosta, ”A Never-Ending Story: The Philosophical Controversy Over Olympism,”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Sport, 33. 2(U.S.A., 2006): 159.

11.此分期参考 Lamartine DaCosta 所著”A Never-Ending Story: The Philosophical Controversy Over Olympism”一文。

12.Pierre de Coubertin, “Olympic Letters,” The Olympic Idea: Discourses and Essays, ed. Carl-Diem-Institute(Cologne: Carl Diem Institute, 1966), 54-55

13.DaCosta, Lamartine, ”A Never-Ending Story: The Philosophical Controversy Over Olympism,” 158-162.

14.N. Müller, International Olympic Academy1961-1990(Lausann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1992), 1-47.

15.Hans Lenk, Values, Aims and Reality of the Modern Olympic Games(Ancient Olympia, Greece: International Olympic Academy Report, 1964), 205-211.

16.Hans Lenk, Towards a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of the Olympic Athletes and the Achieving Being(Ancient Olympia, Greece: International Olympic Academy Report, 1982), 163-177.

17. Nikolaos Nissiotis, “L’Academie Internationale Olympique au service des valeurs humaines,” Olympic Review, 120(Lausanne, 1977): 614-616.

18.Nikolaos Nissiotis, Philosophy of Olympism (Ancient Olympia, Greece: International Olympic Academy Report, 1964), 71.

19.DaCosta, Lamartine, ”A Never-Ending Story: The Philosophical Controversy Over Olympism,” 165.





20.参见 Miquel de Moragas, Communication, Culture Identity and Olympic Games: Barcelona'92, Barcelona: Center d'Estudis Olimpics UBA, 1992.亦可见 DaCosta, Lamartine, "A Never-Ending Story: The Philosophical Controversy Over Olympism," 167.

21.John Bale and Mette Krogh Christensen, "introduction: Post-Olympism?," Post-Olympism? Questioning Spor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Oxford, UK: Berg, 2004), 1-3.

22.Alfred North Whitehead, Process and Reality: An Essay in Cosmology（New York: The Humanities Press,1955), 34-35.

**参考文献：**

托尼佩罗蒂提（Tony Perrottet）着，《天体奥运：你所不知道的古代奥林匹克故事》（The Naked Olympics: The True Story of Olympics Games）（消雪译），北京：燕山，2005。

狄金森（G. L. Dickinson）着，《希腊的生活观》（The Greek view of life）（彭基相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

洪鎌德，《当代主义》，台北：扬智，2004。

Girginov, Vassil and Parry, Jim 着，《解读奥林匹克运动会》（The Olympic Games Explained）（许立宏译），台北：中华奥林匹克委员会，2004。

Bale, John, and M. K. Christensen eds. Post-Olympism? Questioning Spor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 Oxford, UK: Berg, 2004.

Coubertin, Pierre, "Olympic Letters,"The Olympic Idea: Discourses and Essays, ed. Carl-Diem-Institute, Cologne: Carl Diem Institute, 1966, 54-55.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Olympic Charter, Lausann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2010.

Lenk, Hans, Values, Aims and Reality of the Modern Olympic Games, Ancient Olympia, Greece: International Olympic Academy Report, 1964.

Lenk, Hans, Towards a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of the Olympic Athletes and the Achieving Being, Ancient Olympia, Greece: International Olympic Academy Report, 1982.

Moragas, M. S., Communication, Culture Identity and Olympic Games: Barcelona'92. Barcelona: Center d'Estudis Olimpics UBA,1992.

Müller, N., International Olympic Academy 1961-1990, Lausann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1992.

Nissiotis, Nikolaos, "L'Academie Internationale Olympique au service des valeurs humaines," Olympic Review, 120(Lausanne, 1977): 614-616.

Nikolaos Nissiotis, Philosophy of Olympism, Ancient Olympia, Greece: International Olympic Academy Report, 1964.

Whitehead, Alfred North, Process and Reality: An Essay in Cosmology, New York: The Humanities Press,1955.

（吕洁如：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助理教授。原文链接：http://140.119.111.39/Web/Study/19/2 奥林匹克運動與奧林匹克主義的哲學研究. pdf）

【返回目录】



# 【洞见专栏】

## 缪莹：药不药？
## ——兴奋剂背后的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

中国在世界体坛的耀眼成绩不仅带来了金牌、鲜花和掌声，也引发了不少质疑。甚至有西方媒体怀疑：中国的体育健儿们正在国家带领下加入一个秘密的用药计划中。这是真的吗？兴奋剂在世界体坛为何泛滥？中国的反兴奋剂行动效果如何？早在 2006 年，学者 Fan Hong 便就兴奋剂问题背后的成因和影响做了一番研究。

**历程：不光彩的过去引发难以抹去的怀疑**

在 1970 年代之前，由于中国的与世隔绝，兴奋剂的使用在中国体坛中几乎从未听说过。当中国从 1984 年的奥运重返世界体坛时，一口气夺下了 15 块金牌，也并没有任何人质疑过。

第一例中国运动员检出兴奋剂的事件是在 1988 年的冬奥会，当时两位女选手辩解说是她们服用了能让人放松的中草药而造成检测阳性。当时，并没有人太在意这个事件，媒体也持比较同情的态度。然而，同年在罗马世界游泳锦标赛中，中国选手一口气拿下了 12 块金牌，引起了世人的怀疑。西方媒体尤其注重于报道中国女性选手那近乎男性的体格——事后，有 4 人被查出服用了兴奋剂。

之后一段时间内，中国体坛似乎陷入了兴奋剂危机：1994 年的亚运会，11 位选手测试阳性。1998 年的世界游泳锦标赛，1 位选手在机场因携带人类生长激素被抓，之后 4 名选手

测试阳性。2000 年悉尼奥运会之前，因为 7 位赛艇选手被测出兴奋剂阳性，中国有 30 多位选手、教练和官员下马。2004 年，更是有 40 位选手、教练和官员因为可疑的兴奋剂使用而被除名。

这类兴奋剂风波直到 2004 年雅典奥运会才算告一段落。在那届奥运中，中国选手夺得了 32 枚金牌、17 枚银牌和 14 枚铜牌，通过兴奋剂检测 150 多次，全部阴性。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场别有意义的奥运胜利。

然而兴奋剂风波带来的国际影响远远没有那么容易消融。从 88 年到 98 年，总共 52 位中国选手在世界性比赛上被测出兴奋剂阳性，世界媒体对中国产生了难以抹去的怀疑。与此同时，由于东德一些体育教练的新闻被曝光，不少人相信中国和东德一样，有着国家支持和指使的大面积兴奋剂使用。

当然，这些指责是政治性大于正确性的——不仅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东德有过这种国家性的项目，把中国和东德放在一起对比更是纯属巧合。Fan Hong 认为，兴奋剂的使用在全世界都是很大的问题，而中国官方在压制兴奋剂使用方面的力度已经显得非常大了。在 89 年到 05 年期间，有 30 多条针对反兴奋剂使用的法律法规被颁布。03 年，中国加入了世界反兴奋剂使用条约。在长达 10 年的努力中，中国的反兴奋剂体系被世界所认可，重新成为了世界体坛中受人尊重的一员。

**成因：政治、经济、历史文化**

然而，体制的逐渐完善不代表中国体坛不再希望使用兴奋剂。中国对金牌的渴望是人所共睹的：在体坛的崛起代表着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下到运动员和教练，上到国家和政府，都被这种渴望所驱使。

申奥成功后，中国体育局在内部颁发了两份重要文件：《奥运争光纲要 2001-2010》及《2008 奥运争光计划》。这两份文件都在强调 08 年对中国的重要性：挑战美国，并一举成为全球体育强国。对运动员和教练来说，压力巨大。

与政治压力同时而来的是金钱的诱惑。国家对金牌运动员的奖励从 88 年的 8000 元一路飙升到 04 年的 15 万元，在这之后伴随而来的是赞助商和广告商的无数机会。粗略估计，刘翔在雅典奥运会后从赞助商和广告商等各种渠道得到了不下 150 万元。类似的诱惑也呈现在教练和官员的面前：他们的事业成功与否，往往就在运动员的脚下。

Fan Hong 更指出，在中国，获得兴奋剂似乎不是那么困难的一件事。就如全世界一样，毒品在中国也是一件令政府头疼的大事。据公安部禁毒局统计，从 84 年到 04 年，中国有 114 万人是常规吸毒者，其中 70%是青少年。04 年北京体育大学所做的一项调查更是令人感到担忧：在 14 个省 4500 所中学中，超过 10%的学生承认他们使用了兴奋剂来通过高考体育测试。更有媒体曾经曝光：一些大胆的药贩子公开在考试场馆外打着“营养”的旗号兜售兴奋剂。体育局更是有官员建议过将兴奋剂测试加入高考体育考试中，以免这种情况的泛滥。

此外，Fan Hong 提出的一个颇有意思的论点是：从历史角度来看，“养生”是中国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从秦始皇的长生不老丹，到神农尝百草后欣欣向荣的中草药，中国人根深蒂固地相信：人的身体可以被调节至一种最佳状态，以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虽然和古希腊不同，中国古代并没有用中草药来提高体育成绩的作风，但在 Fan Hong 看来，这不代表这种文化倾向没有影响现代中国人对如何提高体育表现的看法。

由于中国文化中“养生”和使用“纯天然制品”的习惯，有些人不得不问：什么才算非法“用药”？在中国体坛中，喝甲鱼汤、服用人参、吃海参等等似乎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如果教练逼着你喝甲鱼汤，然后被检出阳性，你该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Fan Hong 认为，中国恰恰缺少为运动员说话的人。当然，有一些运动员的确是主动服药而达到提高成绩的目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被教练所迫的：在 98 年的城市运动会里，有两名武汉的女性选手被测出阳性而除名，她们随后上告法院说是受教练和队里的医生所迫才服用的兴奋剂。可惜的是，这个案件后来不了了之了。Fan Hong 觉得，中国当下十分注重惩罚那些偷吃禁药的人，但并没有将注意力放在教育并保护年轻的选手身上。这一点令人感到遗憾。

在 08 年的北京奥运上，中国铁了心要将反兴奋剂进行到底：在 06 年 Fan Hong 的文章发表之时便已经有数据表示，北京计划做 4500 次兴奋剂测试，远远超出雅典的数量。然而，在大力度的打击同时，对金牌的渴望和名利的诱惑有时是难以拒绝的。

Fan Hong 认为，在中草药文化的背景下，面对政治上的压力，名利上的诱惑，和相对容易获得药品的渠道，会使一些运动员和教练蠢蠢欲动，希望找到赢比赛的捷径。总之，兴奋剂的使用是一个多面化的问题，涉及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医学和教育，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都是如此。

**参考文献：**

Fan Hong (2006): Doping and Anti-doping in Sport in China: An Analysis of Recent and Present Attitudes and Actions, Sport in Society: Cultures, Commerce, Media, Politics, 9:2, 314-333

（本文由政见团队供稿，原文链接：http://cnpolitics.org/2012/08/doping-and-chinese-sports/）



# 【FMN 新闻】

**沈阳罢市**

从 7 月开始有传言官方对商家进行“打假”，**沈阳**各大电子城和小商品市场商户开始关门应对，关门风潮持续已近一个月，情况愈演愈烈。8 月 6 日下午有小道消息称当地公安部门要求各家商户恢复营业，但这一消息并没有通过正规渠道进行发布。沈阳街头萧条的照片被大批网友转发并引发了议论。

新闻：http://fmn.cc/OTUfi8

http://fmn.cc/NWBbBw

8 月 7 日，《辽沈晚报》在微博上发消息称“近期，一些经营业户因受不实传言影响，关门停业。经了解，相关部门除正常管理工作外，并未采取集中整治行动，更未采取高额罚款措施。希望广大业户勿信传言，正常营业。”这一表述被沈阳政府的官方微博**@沈阳发布** 引用作为对外界关注的回应。不过随后仍有很多网友拍摄了街边的照片，表示罢市情况并没有缓解。

新闻：http://fmn.cc/Q8nNW2

http://fmn.cc/OVAaIe

**沈阳**市政府 7 日终于出面回应“打假”引发的商户闭门风波，官方仍称事件系传言引发，称将处理违规执法行为，希望经营业户消除顾虑，放心营业。不过据媒体称，当地工商部门承认打假是为了迎接 2013 年全运会而进行的检查，公安局牵头，工商局配合，并有罚款、拘人的情况。

新闻：http://fmn.cc/NmND8I

http://fmn.cc/NmNi5U

据 7 月的一条新闻，2012 年**辽宁省**开展了一项为打击经济犯罪的"破案会战"，省公安厅发布数据称，截至 7 月 13 日，全省共立各类经济犯罪案件 13104 起，破获 9377 起，移送起诉犯罪嫌疑人 14153 人，综合成绩位列全国第一。而且辽宁还将 "沈阳、大连、鞍山、本溪、辽阳等城市作为重点区域，按照立案、破案、打处三项指标统计，五市战果全部位列百城前 10 名。"

新闻：http://fmn.cc/NbThOk

**湖南永州唐慧被劳教**6 年前**湖南永州**女孩乐乐被人劫走，并被强迫卖淫，而当地公安机关却存在帮助多名犯罪嫌疑人制造假证脱罪的情况，乐乐的母亲唐慧多次反映情况却没有得到受理，8 月 3 日传来消息，唐慧因被控"扰乱公共秩序"被处以劳教一年半。为女儿申冤却被判劳教，这一消息引发了轩然大波。

新闻：http://fmn.cc/PGozcf

http://fmn.cc/OIOsdn

被网友批评的**永州市公安局**回应称，唐慧分别在今年多次 "扰乱单位秩序和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 给出的说明中写道，唐慧曾到当地法院和公安部门喊冤，还有一次拦了党代表的车辆，8 月 2 日，永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唐慧劳动教养 1 年 6 个月。

新闻：http://fmn.cc/PGoMw5

**永州**方面给出的回应没有平息网友和舆论的关注，6 日，人民网报道称从湖南省委政法委了解到，湖南省委政法委对永州幼女被强奸、其母唐慧反映的有关情况高度重视，已成

立调查组赴永州调查此案办理情况。调查组负责人表示，一旦发现有错，将坚决依法纠正。如有违法违纪行为，将依法依规给予严肃处理。

新闻：http://fmn.cc/QgPJas

随后新华社对这起事件中几方人士进行了采访，**永州公安**称被告之一的秦星阻止了在押人员周兰兰的自杀，但周兰兰否认了这一情况。唐慧的律师甘元春也表示，劳教的处罚既不治标也不治本。而当事人乐乐对于母亲的失踪也开始疑问，她的父亲只能说她妈妈跑出去来作为回答。

新闻：http://fmn.cc/QgWPLZ

在唐慧被劳教的第七天，代理律师甘元春和胡益华已经正式向**湖南省**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递交了《行政复议申请》，请求依法撤销永州市劳教委 2012 年 8 月 2 日作出的永市劳决字[2012]第 84 号劳动教养决定书，恢复唐慧的人身自由。而湖南省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也表示行政复议已于 8 月 8 日受理。

新闻：http://fmn.cc/QgWXv0

接受媒体采访时，乐乐的爸爸张辉说，“这个案件 7 个嫌犯不能都判死刑我们认了。但是警察渎职是我们最无法容忍的，如果他们能够负责任，我们家的孩子就能少受点罪。但这件事一直没立案，所以那时她还想再反映反映。”他和唐慧最大的心愿是，希望女儿走上社会之后能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女儿能过得好。

新闻：http://fmn.cc/O5aNp6

**云南巧家爆炸案新进展**

8 月 6 日晚，云南《生活新报》在其官方网站发消息称：“今晚**云南省公安厅**披露巧家爆炸案结果：案发地巧家县迤博村村民邓德勇和宋朝玉，被证实策划爆炸案，他们花 100 元雇佣赵登用，让他进入拆迁赔偿现场，并用手机实施遥控爆炸。赵登用被利用，他仅仅是个肉弹。至此，巧家爆炸案真相大白。”新闻：http://fmn.cc/O20pvD8 月 7 日云南通报**巧家县**爆炸案，内容同此前媒体披露的并无出入，官方还承认案件最初通报有误，并向赵登用及其家属致歉。同时，网友还记起三个月前巧家公安局长称用前程担保赵登用是嫌疑人的说法。

新闻：http://fmn.cc/NaiUPD

http://fmn.cc/NaiZm9

不过**云南昭通**警方始终没有就两名嫌疑犯为何利用赵登用作人弹实施爆炸，以及幕后究竟有什么秘密进行回应，也无人被问责。巧家县县委副书记王刚则替巧家县公安局局长杨朝邦喊冤。

新闻：http://fmn.cc/O61Fk3

**云南巧家**爆炸案真相在当地成为敏感事件，官方要求各机关单位职工不评论、不传播、不议论爆炸案，指令已传达到社区。最新确认的嫌疑人家属也被警方多次要求不要跟外人谈论案情，尤其不要接受记者采访，以免遭仇家报复。知情人称，“主要就是不让说爆炸案与拆迁这个事，如果传出去了，公职人员与党员，要遭处罚”。

新闻：http://fmn.cc/Qh0rxA

**谷开来案合肥开庭审理**

媒体报道，薄谷开来涉嫌杀害英国商人尼尔伍德一案，9 号上午将在**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法院方面表示预计庭审将持续 2 天。8 号在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外，已有陆

续赶来的多位境内外媒体记者，而在法院周边能看到停有多辆公安的警车，以及加强巡逻的警员。还有市民专程赶来希望能够申请旁听。旁听人员包括少量媒体记者、法律界人士以及各方代表。

新闻：http://fmn.cc/NoQXjK

美国之音采访此案中涉及的**薄熙来**家勤务员张晓军的律师李肖霖时，他说，他不是张晓军的正式辩护律师，政府已为张聘请了辩护律师。不过李肖霖说，所谓谷开来和张晓军“共同投毒”，只是新华社通稿的说法。他说，这篇通稿说谷家和海伍德有矛盾，但张晓军并不认识他。

新闻：http://fmn.cc/O59jLx

谷案的开庭吸引了大批中外媒体，而有外媒记者表示，他们准备入住预定的饭店时，被告知因为缺乏扫描外国人护照设备，而无法提供住房，必须转移到另一家指定饭店，而该饭店入住了多名外媒记者。同时，当地受访者表示，该案在**合肥**并不受到重视；当地市民并不知道有这么一起案子，连政府官员也表示对谷开来案不感兴趣，甚至不清楚案子今天即将于合肥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新闻：http://fmn.cc/QgzzxH

新华社通稿中涉及到的谷开来和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近日在一封致美国有线新闻网(CNN)的电子邮件里说，他已提交了证词。之前，薄瓜瓜曾被描述为谷开来涉嫌谋杀英国商业顾问海伍德的一个驱动因素。但薄瓜瓜没有透露其证词的具体内容。

新闻：http://fmn.cc/QgAYV9

**合肥**不仅在 8 日晚上就开始布岗警戒，9 日开庭当日数百名身穿制服和便衣的警察在倾盆大雨中在法院四周拉起了警戒线，为审理做准备。每个拐角处都停有写着“特警”字样并配有摄像装置的面包车。有消息称，9 日下午一时半法院将针对谷开来案向媒体进行通报。

新闻：http://fmn.cc/ORq4J5

http://fmn.cc/ORpAmd

**合肥中院** 9 日下午通报了谷开来案的情况，据悉薄谷开来趁尼尔·伍德醉酒呕吐后要喝水之机，将事先准备并交给张晓军携带的毒药倒入尼尔·伍德口中致其死亡，重庆原公安机关的郭维国、李阳、王鹏飞、王智因包庇薄谷开来，10 日在合肥庭审。官方表示该案是共同犯罪，薄谷开来是主犯，张晓军是从犯。

新闻：http://fmn.cc/O5ZDAn

**本周其他重点新闻**

8 月 7 日**刘翔**在奥运预赛中摔倒，无缘决赛，经检查后医生指出他是脚步跟腱断裂。他的情况引发了全国民众的关注，而他的父母在获知消息后也几度落泪。

新闻：http://fmn.cc/Npugf7

**国家统计局** 9 日发布报告，7 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 1.8%，涨幅比上月回落 0.4 个百分点。这是 2010 年 1 月份之后，CPI 同比涨幅首度回落到 2%以内。较 6 月份升速 2.2%放缓。7 月份 PPI 同比下降 2.9%。

新闻：http://fmn.cc/O56FWi



8 月 6 日中日双方签署了 47 个合作项目，其中包括共同开发有效管理地区电力供需的系统等。关于江苏省南通市此前发生的反对**日本**王子制纸南通工厂排海管道工程项目的抗议，日方官员向中方表示“日本政府对此表示关切”。

新闻：http://fmn.cc/R6Cn4g

目前穆斯林正处于斋月期间，但据**中国新疆**一些地方的公开信息，官方采取了一些走访、维稳措施，并明确禁止党员干部及公职人员（包括离退休人员）和学校学生参与封斋等宗教活动。中方则回应称此举是鼓励人们“为了工作和学习好好吃饭”。此外，新疆一些地区的宗教活动也被禁止。

新闻：fmn.cc/R6bZaE

**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 5 日就中资煤矿公司骚乱事件发布“安全提示”。据使馆介绍，4 日 16 时接到赞比亚某中资煤矿公司报案，该公司 1 号井因劳资纠纷遭到当地工人冲击，造成中国籍员工 1 死 2 伤，部分财物设备遭抢受损。

新闻：http://fmn.cc/OJZmQ4

8 月 5 日**江西**方面表示，自 6 月 18 日依法对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台湾居民钟鼎邦采取强制措施以来，已同意其在台家属前来探视、与委托律师会面、并与其配偶通话。报道还称，“钟鼎邦案侦办一个月以来，进展顺利。钟鼎邦认罪悔罪态度较好。钟鼎邦本人及其家属希望大陆执法机关依法给予宽大处理。”

新闻：http://fmn.cc/OJYP0r

http://fmn.cc/RJGxg1

8 月 5 日下午 16 点 50 分，**浙江温州**郭南村一皮革厂房发生火灾爆炸，据初步了解有 23 人被埋，截至 5 日 23 时，爆炸已造成 13 人死亡，重伤 5 人，轻伤 9 人。据悉，发生爆炸

的直接原因是工人在操作抛光时，抛光机迸出的火星引爆车间浓烈的粉尘而产生爆炸。随后该事故 3 名责任人被刑拘。

新闻：http://fmn.cc/RJzWSW

http://fmn.cc/O65s0R

1 名藏族男子 8 月 6 日在**四川阿坝**县城一条主要街道上点火自焚，被警察扑灭火焰后以警车带离现场。据悉这名男子是当地格尔登寺的僧人。而 7 日，另一名女性在**甘肃合作市**自焚身亡。

新闻：fmn.cc/Nak25F

fmn.cc/PEePiE

**潍坊**昌乐县城关街道 6 岁女童乐乐在该街道中心幼儿园上课时,因上课说话,老师让班里 29 名小朋友每人打乐乐 10 拳，导致乐乐背上出现大片淤青。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则表示，现在这名让全班小朋友打乐乐的老师已经被解聘，但人已经躲起来，找不到了。

新闻：http://fmn.cc/O63NZd

**北京**暴雨已经过去一段时间，有北京的记者发消息称，丰台区的灾区居民安置情况仍不完善，盛夏季节居民帐篷中犹如桑拿室，晚上蚊虫蚂蚁到处肆虐，小孩子身上被咬的浑身是包。另外，8 日上午，有网友见到一群打着“7·21 遇难 冤情何解”横幅的人出现在石景山区政府门口。

新闻：http://fmn.cc/PEBhbD

http://fmn.cc/Q8k374

据**香港**独立媒体的消息，他们位于湾仔轩尼诗道的办事处在 8 日下午 1：20 左右被 4 名假扮成捐款者的歹徒入内破坏，有三部计算机及一部电视机被用铁槌破坏，之后破坏者沿楼梯逃走，现场 2 名工作人员未受伤。



新闻：http://fmn.cc/O62kIG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开始于 2009 年 8 月，每月在香港举办一场公开讨论，并借助网络视频直播、文字直播等方式将现场放大至全球任何地方。我们希望提供独立、客观、理性的观点和论述，并关注被主流媒体忽略的议题和讨论。目前已举办二十三场讨论，嘉宾有艾未未、长平、陈冠中、贺卫方、胡泳、梁文道、欧宁、潘毅、叶荫聪、周保松、许宝强等。2011 年 6 月开始，为了丰富论坛的主题，我们在固有论坛的基础上开始一个 Co–China X 系列，这些讨论、沙龙由 Co–China 同一些友好团体合作举办，试图将更多有价值的讨论呈现于网络。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pdf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mobi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epub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也欢迎大家转发分享。

若希望加入“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的志愿者团队，请点击这里申请。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论坛 twitter：Co–China 论坛（http://twitter.com/#!/CoChinaOnline）

论坛新浪微博：1510 周刊（http://weibo.com/1510weekly）

编辑：柏蔚林、张博、曾维琪

校订：曾维琪

主编：方可成



版面设计：豆弟

配图：潘雯怡

技术支持：毛向辉、舒欣

出品人：杜婷



